



战斗的声音

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文艺作品选辑



北京出版社



斗 的 声 音

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文艺作品选集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編輯的話

在火熱的反右派鬥爭中，首都高等學校的藝術作者和愛好者，承繼了我國革命藝術的光榮的戰鬥傳統，利用多種多樣的藝術形式給予右派的猖狂進攻以致命的打擊。這些作品盡情地歌頌了人民的昂揚的鬥志和反右派鬥爭的節節勝利；深刻地揭露和鞭撻了右派分子的惡毒的陰謀和丑惡的靈魂。作品的風格也是豐富多彩的，潑刺有力，氣勢雄偉。它們對於全面展開的反右派鬥爭，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些作品是在戰鬥里開放的鮮花，是首都高等學校在反右派鬥爭中藝術創作上的一次豐收。我們認為，編輯這些作品，不僅可以鼓舞當前的勝利的鬥爭，而且可以成為有意義的的藝術史料。

本書編選材料的來源是首都各高等學校的校刊、雜誌、油印刊物、傳單、牆報等。編選範圍包括詩、街頭詩、歌謠、雜文、寓言、諷刺小品、散文、小說和戲曲等。因為這些材料都是這次鬥爭展開後兩個多月來的作品，所以內容多半是反映同學們的戰鬥意志和揭露幾個學校中主要右派分子丑惡面目的；而且由於材料搜集上的困難和時間與人力上的限制，這個選集從全面來看還不夠深廣。但是作為這一階段的代表作品還是有它的意義的。編選的標準，一般是選擇在鬥爭中起過戰鬥作用和反映了鬥爭的真實的作品。在個別地方，編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刪節和改動。

1957年8月

60714/31⁰⁶

目 录

詩

- 战斗进行曲向日葵社 (2)
共青团員战歌索 天 (5)
献给共青团的歌 (外一首)刘 耘 之 (6)
战士的歌于 力 (8)
号角已經吹起長 青 (9)
亿万人民的声音文 宗 时 (10)
战斗方殷江 楓 (11)
我的歌 (組詩)怡 平 (13)
假若你要那种自由趙 曙 光 (15)
短刀 (二首)宏 兴 (17)
为什么 (外一首)任 彦 芳 (17)
霰彈 (三首)刘 耘 之 (19)
《浪淘沙》代序 (20)
和《代序》原韻馮 序 鵬 (20)
正告右派分子 (沁園春)介 初 (21)

街 头 詩

- 宣战 (24)
向战友致敬 (24)

餓瘦了的惡狼下山來	春 草 (25)
联想	吳 麥 (26)
如此伎倆	(27)
給繆斯的叛徒們	(27)
揭穿他	(28)
守住這道關	(28)
假如	(29)
猛省	(29)
好個譚天榮	(29)
陰險！陰險！	青 草 (30)
用一切武器打擊右派	(30)
大字報	李永祜 (31)
“溫情”的雙手	趙曙光 (31)
勸告好心人	楊 某 (32)

歌 謠

反右派歌謠（三首）	馬 嘶 (34)
鋤草謠	趙曙光 (35)
兒歌一首	吳 麥 (35)
“公道”歌	失 名 (36)

雜 文

談傳統	林乃樂 (38)
從“不沉的湖”說起	王光麟 (40)

三稜鏡及其他	利榮忠 (41)
低头弩箭	任嘉禾 (43)
“工农联盟”新証	举木 (44)
三言兩語 (十四則)	何企言、馮南山、李真 (45)

寓 言

理髮	高直 (54)
黃蜂的針	黃傳揚 (54)
螟和蠶虫的對話	黃傳揚 (55)
蟬	仇春霖 (55)

諷刺小品

天才先生游陸記	辽平 (58)
“哲学家”的悲哀	張世俊 (62)
急流勇退	聿弓 (65)
下水以后	以实 (68)

散 文

在不平常的日子里	成美 (74)
----------------	---------

小 說

阿O外傳	張鐘 (80)
林希翎右史演義	常宏 (102)

戏 曲

- 群丑末日 顧 樂 真 (120)
沒落的晚筵 山 竹 (128)
剝皮 刀 (133)

詩

战斗进行曲

向日葵社

序 曲

詩——

階級的利劍，

它

屬於我們

紅色的戰士。

我們

揮舞着它，

沖鋒陷陣，

斬殺敵人。

詩——

階級的聲音，

它

來自人民

紅色的號兵。

我們

吹奏着它，

鼓勵人們，

勇敢前进。

在乡村，在城镇，

在祖国的土地上，

一场神圣的斗争，

正在激烈地进行。

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啊！

起来！

拿起利剑，

发出喊声，

把我们的全部力量，

投入这场斗争！

来，站起来

——给《群众论坛》

来，站起来！

这是我们的阵地，

这是我们的讲台。

阶级兄弟啊！

站起来，站起来！

燃起熊熊的怒火，

用你那正义之声，

揭露右派，

痛斥右派。

来，站起来！

这是我们的阵地，

这是我們的講台。

你，可耻的右派分子！

站上来，站上来！

讓人們看看你的嘴臉，
讓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
把你的假面剝开。

穷追猛打

檢討——

蒙混过关的陰謀，

眼泪——

收买人心的法宝。

警惕啊，战士！

穷追猛打！

决不讓

右派跑掉！

胜利永远属于我們

狂濤攔不住前进的巨輪，
風暴阻不了翱翔的雄鹰。
尽管野心家瘋狂一时，
胜利却永远属于我們。

昨天野心家还到处点火，
妄想把大花园化为灰燼！
今天他們原形畢露——
原来是一小撮牛鬼蛇神！

利令智昏的先生們，
看吧！睜開眼睛看吧！
誰要是反抗歷史前進，
誰就要落個碎骨粉身！

（選自《師大教學》附刊）

共 青 團 員 戰 歌

索 天

天空像深藍色的明鏡；
空氣似雨後那樣清新，
人間一切真摯和高尚的美感，
滋潤着我們幸福、快樂的心。

生活本來就不平靜，
鬥爭永遠激動我們。
我們是光榮的青年一代，
共青團員是我們的名稱。

西藏高原有我們的腳跡，
上甘嶺上有我們的功勛；
王崇倫的奇跡叫我們自豪，
黃繼光的精神使我們驕傲。

山澗的清泉是我們的眼睛，
深山的篝火是我們的赤心；

誰要是對我們心懷敵意，
我們就給他致命的回擊！

黨的事業是我們的生命，
黨的號召是我們的決心，
誰要想對她發起沖鋒，
我們就消滅他，決不留情！

明朗的天空決不讓烏雲停留，
新鮮的空氣決不許混濁不清，
誰要想破壞這神聖和莊嚴，
我們就起來，戰鬥到最後一個時辰。

（選自北京鋼鐵學院《熔爐》）

獻給共青團的歌（外一首）

劉耘之

獻給共青團的歌

啊，共青團的兒女

迎着

階級鬥爭的

暴風雨

堅守

莊嚴的誓言

挺身

在風浪中

結成一條保衛黨的

長堤

要打退

狂瀾的

千百次沖擊！

不留

一絲空隙

讓激浪

侵蝕

永遠

堅定地

在風浪中

屹立

以年輕人

攔洪壩般的鐵掌，

把襲來的

千丈狂瀾

粉碎。

啊，共青團

驕傲的兒女

光榮、堅強的

戰鬥集體

風浪中

永不可摧毀的

長堤！

去啊……

去啊……

去參加每一次批判

去用大字報

駁得他們啞口無言

去寫詩，去散發傳單

去以火山爆發的怒吼

沖破他們垂死的叫喊

去以真理的無敵力量

迫使敵人繳槍！

去啊……

凡是有右派的地方

我們就要去作戰！

（选自北京大学《紅樓》）

战士的歌 于、力

汽笛憤怒地發出雷鳴，

鋤頭從地上勃然跳起：

“我們的正義事業不許侵犯！”

憤怒的箭頭，

從四海八荒

向資本主義的謬種，

齊射過去，射過去！

黨的戰士們，反擊，反擊，反擊！

善心的書生呵，
为什么在夏天还抱着脚爐：
“平靜的探討，温和地研究……”
別人要割掉你的腦袋，
你却还坚持微笑的“說理”！
丟掉你發黃的旧書啊，
擲起你正義的篝火吧！
为無产階級的事業，战斗，战斗，战斗！

長空万里，憤怒的火光閃耀，
憤怒的号角，震蕩深山峭壁，
战斗的暴雨洒在胸前，
進軍的道路險阻曲折，
戰士的脚步永不停息，
勝利中的凱旋，要用心血作代價。
为光輝的未來，付出什么都值得！
高舉黨的旗幟，冲击，冲击，冲击！

(选自北京大学《紅樓》)

号角已經吹起 長 青

号角已經吹起
温情、疲沓，
到底对誰有利？
战斗需要堅韌
和勇氣，

捧出一顆愛黨的心
是火炬，
是武器，
摧毀每一座碉堡，
巩固社会主义陣地！

(选自北京大学《紅樓》)

亿万人民的声音 文宗时

战綫
排开了，
階級斗争的火焰
燃燒了！

大字报飞上牆壁，
縫隙里冒出了
狠的“杀人宣言”，
野兽的吼声：
“党员、团员、积极分子……
我要把你们四分五裂全杀尽！”

歪風刮起了，
卷起一撮黃沙；
但它遮不住
太陽的万丈光芒！
工人、农民們說話了！

青年学生說話了！
憤怒的斥責象潮水汹涌！

这是亿万人的声音，
这声音無比强大，
这声音直入云霄，
这声音使大地震蕩；
徹底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坚决維護社会主义路綫！
我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选自《北京地質勘探学院》）

战 斗 方 殷 江 楓

——擬情書一封

战斗方殷，
我的明亮的星星，
退縮
是罪行。
我
怎么能
面对着进攻的敌軍
向后轉，
放下武器，
挾起
一顆自私的心

向你

走近——

啊，

自私的心里

容不下

清潔的

爱情。

我

怎么敢

用这样的念头

玷辱你

鑽石般晶瑩的靈魂。

不能設想

你会張臂欢迎

一个

可耻的逃兵！

啊，

我的明亮的尾星，

战斗方殷，

战斗

正是

为了爱情。

战斗的

捷报，

將是我

凱旋的

佳音。

啊，

战斗方殷！

（选自北京大学《红楼》）

我 的 歌（组诗） 怡 平

一、我所理解的

我所理解的五月，

是美丽的夜莺和芬芳的玫瑰，

我所理解的六月

是温柔的清风和瑰丽的晚霞，

然而现实所带给我的：

有香花，也有毒草

有宁静，也有风暴……

我所理解的事

泉水一样透明，

我所理解的人

宝石一样纯真，

然而现实所带给我的：

有真，也有假

有红，也有黑……

二、一声霹靂

从前，我自負

我很聰明，
如今，我怨恨
我太愚蠢，
為什麼，被狐狸的巧語
蒙住眼睛？
為什麼，輕信狼
還有善心？……

領袖的話，如一聲霹靂
給我一柄利劍，
跳出迷陣，識別真情，
我啊，滿腔羞憤！

一次過失，一記皮鞭
堅定立場，和同志們一起
衝鋒陷陣！

三、呼 喚

我愛祖國美麗的山川
我更愛幸福的社會主義，
但是：
有人要破壞她，
這怎能容忍！

我愛祖國六億人民
更愛偉大光榮的黨，
但是：

有人要推翻她，
这怎能容忍！

我爱祖国悠久的历史
更爱八年来建设的美景，
但是：
有人要否定她
这怎能容忍！

起来，大学生！
起来，战士们！

谁敢破坏，
谁敢推翻，
谁敢否定……
我们坚决痛击！
决不留情！
不全胜！不收兵！

（选自北京矿业学院《春雷》）

假若你要那种自由 赵曙光

假若你要
地主的皮鞭
抽在农民身上的

自由，

农民会停下收割庄稼的镰刀
大声喝道：住手！
你十九世紀的美夢，
已經腐爛透頂。

假若你要
敌人的汽車
軋死白髮老人的
自由

老奶奶会放下手里的針線
轉过来把你詛咒。
你吃媽媽奶汁的嘴
已經生鏽。

假若你要
官僚資本家的血口
吸吮工人血汗的
自由

工人会拿起有力的鐵鉗
緊緊挾住你貪婪的咽喉！
你復辟者的骨灰
已經蓋滿塵土。

（选自北京大学《左衛叢書》）

短 刀

宏 兴

口 蜜 腹 劍

你別信他口稱交代，
你別看他熱淚兩行，
他心裡正在計算着，
殺死你用刀是用槍。

圓 周 法

甲：我成右派，是上了乙的當。
乙：我是受了丙的不良影響。
丙：是丁叫我這麼做的。
丁：我只不過幫幫甲的忙。

(選自北京大學《瀟灑沙》)

为 什 么 (外一首) 任 彦 芳

我們眼看着
太陽的光芒，
你的眼
却感到陰暗無光。
我們耳听着
是歡樂的歌唱，

你的耳里
 却感到是在“發喪”……
我們感覺
 气候無比溫暖，
你却感覺
 气候“乍暖还寒”。
为什么
你和我們感覺兩样？
原来是我們的心向着左边
 你們的心却跑到了右方！

毒草要……

毒草
 要吃掉庄稼苗，
哪有这样的农民
 还只顧澆水施肥料？
不！不能啊！
要保住庄稼
必須先鏟除毒草，
鋤头底下見年景
这話你还不知道！

（选自北京大学《紅樓》）

霰 彈(三首)

刘 耘 之

給 耍 賴 者

南来的風啊北去的雨，
吹刮着方向舵轉向哪里？
講出来的話啊潑下地的水，
想要賴掉可是难的。

給 良 心 論 者

不要过于迷信你慈悲的“良心”，
真理的重量胜过它何止千斤？
讓我再給你讀讀那有名的警句：
“对敌人的憐憫就是对人民的殘忍。”

給 客 觀 主 義 者

不要祈求脚下踏一朵祥雲，
升到太空里去采摘星星；
假使真想客觀地探討問題，
难道不需要有一双階級的眼睛？

(选自北京大学《紅樓》)

《浪淘沙》代序

——調寄“浪淘沙”

一九五七年，
除害聲喧。
欲打三風豈畏難？
底事沉渣隨波起，
歪語狂言？
盡把是非瞞，
曲不諧弦。
敢將肝胆暴君前——
整去三風除却害，
奏凱云旋。

（选自北大《浪淘沙》）

和《代序》原韻

馮序鵬

美事話今年，
齊放爭喧。
孤芳獨賞稱心難。
今日三風須整盡，
且斥妖言。

詭計豈能瞞，
調出何弦？
陰謀畢露在人前。
万众不容留此害，
勢与周旋！

(选自北大《浪淘沙》)

正告右派分子(沁园春) 介 初

旭日風光，郊映紅陽，陌泛錦茵。
看金甌万里，山河壯麗；
高爐几处，烟雨氤氳。
复地翻天，移山倒海，景色城乡触目新。
無老幼，都空前足蹈，分外欢欣。

歪風掠过浮云，又何妨，螳臂自損身。
豈立場观点，判明汝右；
罗幃綉幕，难掩眉鬚。
枉費心机，曲描世态，不过風前一点塵。
莫耽誤，若总不交代，自絕于人。

(选自中央民族学院院刊)



街 头 诗

宣 战

我們的笔

写过社会主义时代的頌歌，

也写过青春和爱情的詩篇。

但是今天

它要变成一支

閃耀着光芒的利劍！

捍衛亲生的母亲——党

捍衛我們無限寬广的幸福前程！

它要变成一把

無情的匕首，

刺穿右派分子的惡毒膿瘡！

（选自清华大学《街头詩》）

向 战 友 致 敬

天空閃耀着星星，

宿舍里一片宁靜，

教室里灯火通明

战斗的人們啊！

我向你們致敬！

揮起沾滿濃墨的筆杆
寫出同學們憤怒的激情
捍衛黨

——我們的母親

聲討右派分子，
不獲全勝不收兵！

汗珠濕透了衣襟，
夜啊，已經深沉，
你們的手，
仍然寫作不停。

親愛的同志，
我的戰友啊，
我向你們致敬！

（選自清華大學牆報）

餓瘦了的惡狼下山來 春 草

餓瘦了的惡狼下山來，
清華出了個“錢二爺”。

蛤蟆爬上了樹尖尖，
“錢二爺”一心想偷天。

提着竹籃去打水，
忙坏了“二爷”兩条腿。

惊整前后一声雷，
“錢二爷”夢醒后半夜。

流着冷汗哭喪着臉，
“錢二爷”挨棍还厚着臉。

(选自清华大学《街头詩》)

联 想

吴 麦

一把匕首
我想到謀杀；
一条响尾蛇
我想到惡毒、奸詐。

回忆星条旗，
我想起中国的耻辱；
右派分子的辱罵、攻击，
我想起“中央社”的舌头。

天边的一片朝霞
我想起今天的祖国；
右派的刀光棍影，
使我时刻想起我是共青团員！

(选自清华大学《街头詩》)

如此伎倆

你揭开的，
他都說了；
你沒揭的，
他都忘了；
事关紧要，
他淡写輕描，
無关紧要的，
他嘮嘮叨叨。

給繆斯的叛徒們

徒有一頂詩人的桂冠，
却沒有一顆公民的良心，
悲哀呀詩人，
偷来拜倫和萊蒙托夫的聲音，
唱出自己对現實的仇恨。

卑鄙呀詩人
为了你們这些繆斯的叛徒，
我要响亮地彈起我的豎琴。
多少正直的人被激怒了，
今天我的詩只有憤怒沒有温存！

揭 穿 他

面对群众激愤的抗辩，
他说：我沉默我忍耐。
面对步步逼紧的追问，
他说：我可能是右派。
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
他说：我交代我交代。
右派分子的把戏，
骗不过我们的眼睛，
既然有变色的蜥蜴，
我们就有识别的本领。

守住这道关

右派先生在腹中拨动算盘，
算定距斗争结束还有几天？
我不妨沉默忍耐巧为装扮，
闖过这道天险混过这道关。

收回如意算盘吧这是妄想，
我们每人都是守关的一员，
只有彻底交代是正路一条，
企图蒙混过关比登天还难。

假 如

假如有人在你身边放火，
假如有人要把我們的政权搞垮，
假如有人向我們的堡壘进攻，
假如有人陰謀改变天下……

我亲爱的朋友，
你用什么来回答？

猛 省

前面是罪惡的深淵，
鬼子穿梭来往巡行，
右脚抬起了，落向哪里？
我要向你大喝一声：猛省！

好 个 譚 天 荣

右字大旗，
高高挑起，
考茨基的針綫，
縫起恩格斯的詞句。

譚天榮的把戲，
投了蔣介石的脾氣。

（以上七首选自北京大学《666》隨報）

陰險！陰險！

青 草

野心藏得深，
問題答得淺，
花招被人識破了，
挂出一幅無賴臉。

（北京大學《DDT》油印小報）

用一切武器打击右派

有匕首，
就猛刺敵人的心臟；
有炸彈，
一定摔到敵人頭上。
但，即使你只有
一塊石頭，
一根竹竿，
也要拿來同敵人作戰！

（选自北京大学《666》詩叶）

大字报

李永祜

我們的
 大字报，
是盔甲，
 也是封条。
是盔甲
 我們用来保衛
 党和社会主义，
是封条
 我們要封死
 右派陰謀恢复的
 那条通向黑暗的大道。

（选自北京大学《紅樓》）

“温情”的双手

赵曙光

“温情”的双手，
好像兩瓶陈年老酒，
迷醉了他的心头；
“温情”的双手，
好像甜密的安眠药片，
拖着他呼呼梦里走。
“区区小事，不能出卖朋友”

他把这颗黑心紧攥在胸前。
右派分子不住地点头称赞：
“愿上帝与你同在，好心的警卫员。”

（选自北京大学《左卫警署》）

劝告好心人 楊 某

右派分子黑心腸，
世間竟有中山狼，
背后獵人追得紧
搖尾乞憐泪汪汪。

仁人君子太慈祥，
打开書袋把狼藏；
獵人过后狼性露，
張牙舞爪更猖狂。

善惡好歹要分詳，
追击右派要頑强，
坚决把它打下去，
不获全胜不收場！

（选自北京大学《D.D.T》牆报）

歌 謠

反右派歌謠（三首）

馬 潔

右派右派

右派右派，
蒙面妖怪，
滿口馬列，
一吐鬼胎，
同床異夢，
吃里扒外。

右派分子發了愁

右派分子發了愁，
眼淚汪汪往下流，
我問先生哭什麼，
反共美夢不到頭。

右派分子耍花招

殺人的手綉荷包，
右派分子耍花招，
一手拿着假檢討，
一手拿着殺人刀。

（选自北京大学《紅樓》）

鋤 草 謠

趙 曙 光

毒草，毒草，
蒺藜，臭蒿。

默默山坡沙河道
薰瘦了甜李蟠桃。

鋤草，鋤草，
鉄鏟鋤頭鏟刀。

露珠兒濃香閃爍，
滴透了牡丹芍藥。

(选自北京大学《左衛靈書》)

兒 歌 一 首

吳 凌

什么花？毒喇叭，
什么鳥？黑烏鴉；
“喇叭”开在后花园，
烏鴉搭窩在黃家，
喇叭吹开花，
烏鴉罵喳喳，
一吹天下奇花滾开吧，

二吹花中魁首是喇叭，
三罵喜鵲只報喜，
四罵大伙是王八，
只恨我烏鴉難飄海，
不然和艾克結親家！
哎喲喲，呱，呱，呱！

（选自清华大学《街头诗》）

“公道”歌 失 名

“公道，公道，
随你们瞎胡闹，
既不打右派的臉，
也不撑左派的腰。
不喜、不怒、不哀、不乐，
不哭也不笑，
头不点，手不搖
公道，公道。”
到底公誰的道？

（选自北京大学《666》诗叶）

杂 文

談 傳 統

林 乃 榮

“傳統”，是兩個美丽的字眼，它給人一種信心，給人以可靠的感覺。《禮記》：“曲禮”中就有“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的話，找大夫也要找三代祖傳的，可見我國人民，自古以來，就尊重傳統。真正的傳統，是保留了最好的最富有特征的東西。它和因襲不同，因襲是教條的翻版再翻版。中國人民是喜愛真正的傳統的。在歷史上，一些奸佞之徒常把歷史上某一光榮事件或光榮人物，硬和自己拉上關係，以作為破壞歷史進程的資本。他們的這種做法，也自成一種傳統。蔣介石是深通傳統之道的：1945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年，蔣介石在他生日的時候，從重慶復興關上放出一群白鶴，四大家族的報紙紛紛報導，說什麼天空“忽然”出現成群白鶴，咱們國家有祥瑞啦！有一個無恥學者，更給他編造家譜，說蔣氏的祖宗是大禹，好讓人民知道，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中國的真命天子是大禹的後裔。遺憾的是人民並不喜歡真命天子，煞費苦心找好了傳統，只落得一個滾出大陸，俯伏在美國爸爸腳下苟延殘喘。嗚呼，哀哉！

但是，按譚天榮“否定之否定”的定律，蔣介石的失敗，今天又走到了他的反面，那就是北大出現了一批“真命才子”，奉天承運，他們要擔負組織“百萬大軍”，來執行歷史“質變”的任務。才子們真是“才氣橫溢，光芒四射”，靈機一動，就找到了“五四”的傳統，真有資格對蔣介石罵一聲：“不識時務的蠢豬！”

才子們都是“認識了历史必然性的战士”，这种“必然性”，或者叫做“历史要复归”；或者叫做面临“質变”；或者像章伯鈞所說的：“頃刻天下大乱，共产党馬上完蛋！”反正都一样。真命才子要登上新的历史舞台，帶領三种力量——“認識历史必然性的人們·像树叶一样被蹂躪的人們和反社会主义的魔鬼們”，揮舞“白色的劍，紅色的火焰”，向着社会主义，进行“最后一場决战”。这种“五四傳統”真够人寻味，“英雄”們大概都是胡适博士的高足，历史在他們手下，可以像一个百依百順的人，任从摆布。然而，幸好历史事实，尚未被“才子”的火焰燒毀，考据之学，还可为“英雄”們的“光輝業迹”效一点劳，現在讓我考証一下吧：从某一方面看，历史似乎在向十年前“复归”。十年前，北平有过一次“清共大游行”，也由三种力量組成：一、学校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員和青年軍；二、流亡地主；三、特务和换上便服的宪兵警察。此外，还有强迫来的中小学生和临时雇用的流氓、乞丐等。他們走到沙灘的时候，在群众反美蔣的風暴面前，感到草木皆兵，大罵“北大是解放区！”嚷着要“打倒朱毛！”“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打倒民主牆！”“打倒一切！”相隔十年，时代虽异，但是“英雄”所見略同，今天的“勇士”們也在嚷着“要毛主席下台”，嚷着“苏联是教条主义策源地”；按他們的邏輯，要反对教条主义，当然首先要反苏啦！他們歇斯底里地叫着：“要燒毀人世一切藩籬！”这和他們的先輩，在革命風暴的紅樓面前大喊“打倒一切”一样，反映着“英雄”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到四面楚歌的憤慨。但是当年政权在握，“共匪”的威胁虽大，还可以用美制武器，大加剿杀；今天縮处台灣一隅，苦煞大陆的孤兒孝子，呼天喚地，仅能在台灣和华尔街的广播中得到一点声援，只好惨叫一声：“这是最后一場决战！”嗚呼，哀哉！

然而，真正的“五四”精神，永远保留在革命青年的血脉中。

“五四”是开辟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伟大的风暴。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最大最根本的利益。所有继承“五四”传统的行动都体现了中国人民最大最根本的利益。解放以来，同学们在党领导下，参加了历次民主改革运动；抗美援朝、参军参干运动；和响应党的号召，向科学进军，百家争鸣，积极帮助党整风，以及当前的反右派斗争，都是光荣的革命行动，都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继承和发扬。“清共大游行”的徒子徒孙们，滚你们的吧！

1957.7.10

（选自北京大学《溟渤沙》）

从“不沉的湖”说起

王兆麟

——给受右派思想深重影响的人

苏联小说《收获》里曾说过：我们的社会好比一个不沉的湖，即使有人失足掉进湖底，也不会淹死，而能够浮上来。

这是个绝妙的比喻，它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不沉的湖之所以不沉，是由于水中有着大量的盐分，比重增大，人体比重相对减小，于是就能把人托起来，浮到湖面。

盐确是值得珍贵的好东西，它有如草中灵芝，药中甘草。在许多民族的习俗中，它是被当作敬客的最高贵的礼品。耶稣就把他的门徒比成所谓“世上的盐”。而在今天，共产党、共青团和你周围的同志，总之，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是真正的“世上的盐”。这些“盐”溶解在我们社会的大湖中，它是不会眼睁睁看着一个失身落水的人在“湖”中挣扎而坐视不救的。

但是，这里毕竟要有一个前提——有团结的可能；有一个基础——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这是万不可少的。否则，就

像水中快淹死的人，他不肯伸出求援之手，而向深处走去，救者有什么法子？

飽含鹽分的鹹水湖一般是不会淹死人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你硬要背个沉重的包袱，在脖子上栓塊巨石，鹽分即便再多，也还是要葬身湖底的。

許多受右派思想影响深重的人，如果执迷不悟，頑固不化，拒絕別人批評，否認自己錯誤，硬要往湖底下沉，則“鹽”是無能为力愛莫能助的。

一时失足，在湖中掙扎呼救的人，何不拋掉包袱，扔去巨石呢？

（选自北京大學《論壇》）

三稜鏡及其他

利榮忠

我們說太陽的光綫是由紅、橙、黃、綠、藍、靛、紫等七色組成的，如果有人不相信，硬說他所看到的太陽光是無色的，那末我們可用三稜鏡分析給他看，使他相信。

我們說有人乘“鳴”“放”之機在花園里到处放火，還有資本主義的枯骨所發出的磷火也在閃閃游動。我們——愛國的園丁應該投入滅火的斗爭中，保衛我們用血汗換取和建設着的花園。但有人說我們“神經衰弱”“大驚小怪”，說那紅色的都是鮮花，那閃着綠光的都是流螢。那末，我們就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這個“三稜鏡”分析給他看，讓他看清楚哪是毒焰，哪是鮮花；哪是磷火，哪是流螢。讓許多人弄清是非而投入戰鬥，讓有些被迷惑的人也醒悟過來。

但也有不少人只相信自己的肉眼所能看到的有限的東西，而

不相信和不願意使用这个三稜鏡去觀察分析他所觀察不到的东西。他們是非不分，还裝出一副“公正”的面孔，这正是地道的旁观者。他們無所謂愛誰恨誰，正如月亮的白光照着强盜，同样也照着失主。这些人所爱的只是自己所謂“明哲保身”做好好先生，实际上这是不公正的人，只有右派分子欢迎并鼓励他們这样做，这当然談不上对人民有什么好处，相反会有害于人民。对这些人要大喝一声：生活里沒有旁观者！野火并不会对你留情，等野火燒到你身上引起你的憤怒时，已焦头爛額后悔莫及了。

至于那些別有企圖的右派分子更是反对我們、害怕我們使用这个“三稜鏡”的。張元勛之所以要在《廣場》上高喊“要像狼一样吃掉衛道者”、龙英华之流的高喊“反对教条主义者”，目的也不过是想叫我們放弃这个三稜鏡，百花壇壇主称立場、观点、方法为“貧僧”的“三件宝”，这不过是他們的幻想吧了。刘奇弟之流則只会躲在老鼠洞里为他的主子——胡風喊“冤”，并仇恨社会主义的大厦根基巩固不能讓他們鑽洞。楊路則在陽光下不敢睜开眼睛而要戴上一副有色眼睛。譚天榮則拿着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凸透鏡去觀察一切，結果所看到的都与人不同，明明長在地上的树木，在他眼下却是倒長在天空的，怪不得以“才子佳人”自命的譚先生連許多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天天在睜着眼睛說瞎話。我們要警告这些先生們：已經水浸眼眉了！如果还不放弃不可告人的动机，痛改前非；如果我們最后伸出援救的手抓住你的头髮拉你一把，你还不肯上船的話，那就只好讓你們沉入苦海自絕于人民了。

（选自北京大學《瀟灑沙》）

低头弩箭

任嘉禾

旧小说中的绿林英雄，常用“低头弩箭”来出奇制胜。那是一种藏在上身衣服里，有特别装置的短箭。只要他向谁一弯腰，那箭便对着谁发射出去。

使用这种武器的人，常常是打了几个回合之后，看看支持不住了，就跳出圈外，高叫一声“且慢”并对他的对手说道：“在下经师不到，学艺不精，甘拜下风”说着，双手一抱，头一低。对方只道他真在鞠躬、认输了，也就含笑对之，不料就在这时，自己的咽喉已中了他的“低头弩箭”了。

这种手法，妙在一刹那间，双管齐下，弯腰之际，就是射箭之时。

杨路发表了她的“最后宣言”。既曰最后，当然是有一些退却的意思了。但就在这最后的宣言中，却说我们的反右派斗争是对“民主战士”的打击。装疯卖傻，哭哭啼啼，那副干嚎无泪的样子，使人作呕三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这位“民主战士”真的受了“委屈”呢？

右派分子张景中宣称要“急流涌退”了（按：大约是退却时慌乱，把“勇”字写错了）但同时却发表了一种“意见”说是政治太“肮脏”了，所以要保卫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丑恶的“灵魂不受玷污”云云。

这种在摆出退却的姿态的同时，还要反戈一击的作法，不禁使我联想起那些绿林豪杰的“低头弩箭”了。

，当然也还有一点不同，绿林好汉的低头弩箭是有形的；而“民主战士”们的低头弩箭是无形的。绿林英雄们要射的是一个对

手的咽喉，“民主战士”們要射的是無数青年人的眼睛！

（选自北京大学《浪淘沙》）

“工农联盟”新証

举 木

《广场》編委張、沈二君在印刷厂挨了一頓斗，是因为工人觉得《广场》有点“不对味兒”。張、沈二君狼狽归来，至今还有点“心有余悸”吧！

武汉某大学有些同学去农村“宣傳鼓动”，农民先則以茶水招待，后来听到他們的“自由”呀，“民主”呀，也觉得很“不对味兒”。农民們声称：如果他們再要宣傳他們那套“自由”呀，“民主”呀，則將以“扁担老兄”招待之，并警告曰：“不再供給粮食与蔬菜”。

妙極，北京的工人与湖北的农民却是不謀而合的，这真正表現了农民是工人的天然同盟軍。

于是，我也深深体会到工人和农民是如何地珍視社会主义了。他們受到过統治階級的殘酷压迫，他們流过血、流过汗，忍受过同志和兄弟的牺牲的大痛苦。他們才真正知道，社会主义是他們的命根子，才真正知道和共产党一条命、一条心。誰胆敢向社会主义、向党挑战，他們怎能不給以坚决回击！

（选自北京大学《啄木鳥》）

三言兩語

“我投降了！”

想当初“民主战士”們高踞講台，伸出兩個拳頭，露出“像狼一樣”要吃掉我們的牙齒，大喊“衛道者們，你們敢上來！”我以為“城市”真個要交給他們去“管理”，我等“童顏白首”之輩是必要“絞死”無疑的了。好在上天保佑，“英雄”命短，曾几何時，反右派一聲霹靂，便震得他們七零八落，東逃西竄。如今除了譚才子等幾個決定要“微笑着倒下去”的當家人之外，許多小嘍羅們都已用各種各樣不同的聲音喊出：“我投降了。”

向真理投降，是勇士，我鼓掌歡迎。也還有詐降之說，對那些不交槍而“投降”的滑過者，我也要提起他們的耳朵來說：“不投降，我們批判你們，投降，咱們一起批判過去的你們，左右都得批判，滑是滑不掉的！”

（何企言）

“我是左派！”

有这么一些人，當短命“英雄”們氣焰方張之時，追隨左右，不遺余力，唯恐將來“學生運動史”上沒有他們的名字與詩詞歌曲，多方給“才子佳人”們捧場。反右派之聲一起，他們忽然消失了，過了一會卻從左邊冒出來，也在高呼“反對右派”哩。

社會主義的道路寬廣得很，要過來沒有不歡迎的，不過得把

道理說明白了再过来，偷偷摸摸地挤进来是不行的。

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但是要記住，怀着惡意的“朋友”，并不比敌人更好些。

（何企言）

“我历史清白”

听到說“内部矛盾也能向敌我矛盾轉化”，右派先生們大概也頗为心惊肉跳的。他們一再声明“我不是反革命，我和台灣沒有联系。我历史清白，你們可以查我的档案”。

至少，一度成为右派众矢之的的档案袋，現在是不必“燒毀”的了，但历史清白是否保証了你不反革命呢？

（何企言）

“你們要和風細雨”

一位在所謂“五一九”运动中赫赫有名的“民主战士”曾經揮动大板斧，強調“傾瀉”“憤怒”呼喚“狂風暴雨”，現在却一再表示希望“你們要和風細雨呀，你們應該像父母兄弟姐妹，像爱人一样对待我”。

听到沒有，右派先生要和我們做“爱人”了。

肉麻，肉麻，我們虽被譏为“六亲不認”，但对“爱人”大概还被認為是有“感情”的。目前是要你先把大板斧放下来投降，至于和風細雨，以后再談吧。

（何企言）

“才子佳人”

許多好心腸的人們很愛“才”，右派分子是很懂得“心理战术”的，因此他們总是盡量炫耀自己的“博學”。你看譚天榮的請戰書，其中哲學、物理、數學、文學、語言學……簡直等于一部百科全書的目錄，真是“可以回答任何一個問題”。龍英華好寫“提綱”，似乎有無窮學問，而又总是因為工作繁忙，沒時間寫出來。“中國走向何方，世界走向何方？”光題目就吓死人。張景中是常常被抬出來做招牌的“三好學生”（只有這個“三好學生”不是“白痴”）“当然是偉大的科學家”。張、沈早已被戴上了“民主詩人”的桂冠。劉奇弟只會喊“冤”、打人、跑“接力”，不會搬弄黑格爾或者“否定之否定”或“二點論”，但他也有“才”，譚天榮在“第三株毒草”里給介紹了，原來他會“娛樂”，還會“指揮”、“作曲”哩，可惜反右派活動期間始終沒有舉行過一次音樂會，否則，也該“劉才子”出出風頭了。

哲學系四年級同學已經揭露了譚天榮對哲學的無知。他全部“天才”只是善于對外行人冒充內行。對物理系的同學搬“否定之否定”，對不學物理的則夸耀“我能造氫彈，像造玩具一樣。”空的桶子总是最响的。

（何企言）

“你們不要引申”

《是時候了》被譽為“民主運動的第一聲號角”，二詩人因此在一個早上紅得發了紫。接着毫不“難產”地連產了許多許多“毒蟲”。今天，人們少不了要拿出來分析分析，譬如說：你要“燒毀”、“鞭撻”、“重新調整”的“一切”都是些什麼呢？

張元勛急了，他說：“你們不要这样引申，这样引申我是吃不消的。”

不过，既然写詩，总是希望別人引申的，無可引申不成其为詩了，流沙河的草木篇，說的都是花草树木，一个“人”字都沒有，照样也批判，何况你这說的明明是咱“年輕人”！

沈澤宜則“聰明”一些，他自己引申說“是时候了”是說反三害的时候到了，是該歌頌党的英明偉大的时候了。原来他們并不反对引申，只是希望擁护党的人向“歌頌党的时候了”引申，反对党的人即向“打倒党的时候了”引申。妙哉！汉语的“灵活性”竟到如此地步。

（何企言）

“你們要全面地看問題”

右派先生們原是最反对全面看問題的，“以点代面”是他們的主要战术，看到一个党员不好就說党是“僵尸”，看到一个人被斗錯就喊“肃反都搞錯了”，看到一户农民吃不饱就喊“农民都快餓死了”！

如今却不然，他們一再強調“全面”了，“不要否定一切呀，你們該全面地看問題呀，我虽說过坏話，可是我也說过好話的呀！”

这倒不假，一句好話不說的右派确乎是难找的。就是毒性最烈的“毒草”，后面也还要喊兩句“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哩！

“全面”固然重要，“本質”却更为重要，

革命的人不須要說反革命的話，反革命的人却須要說上几句，革命的話，这就叫做伪装。

（何企言）

“我是直心人”

这是右派在散会时常發的感慨，“唉，我的心太直了，我是想到什么就說什么，以后我可要学点乖了。”

心直也好，心弯也好，如果心是黑的話，那只是强盜与騙子的差別。

（何企言）

笑

“勇士”微笑了，他要“微笑地战斗”，“微笑地倒下！”微笑是优美的，它比狂笑儒雅，比大笑含蓄，比冷笑謙和，比嘲笑溫柔。

但是微笑也有“皮动肉不动的諂笑”、“莫可奈何的苦笑”、“强作欢顏的假笑”、“故作鎮靜的强笑”等不同的品种。

不知道右派“勇士”的“微笑”属于哪一品种。

（馮南山）

“偶 合”

批判会結束了，同學們就在宿舍里閑談起来。

閑談嘛，自然不能太严肃，我希望右派先生們別以“教条主义”要求我們，罵我們是“人身攻击”或“政治迫害”。

有一位同学提出了一个饒有風趣的問題：“喂，你們說，右派和小偷有什么关系？”

這一說，同學們自然就想到刘奇弟的偷表、偷鑰匙，李燕生的偷書、偷窺女浴室，甚至最沒法快跑的李任也会偷，……馬上

哄堂大笑了。

可是“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說这是偶合，跟“政治思想”没关系，但“偶合”如此之多（加上流氓行为就更多了）也是引人深思的。最后，终于在他們自己的“理論”里面找到了答案：他們說“人都是自私的，”“好利之心，人皆有之。”最完整的是严仲強調“利己主义”的十六頁“理論”，还有“利己主义者宣言”。……于是人們在“右派”和“小偷”之間發現了“鉄的必然性”。“小偷”者，“偷”之“小”者也；“右派”者“偷”之“大”者也；要“偷”政权就得造謠、誣蔑，昧良心，耍手腕，沒有流氓小偷的本領怎么行？

（何企言）

天榮“絕食”

譚天榮的“理論”破产后宣稱要“杀人”、“自杀”。但月来終未見付諸行勁，而人們又都太不知趣，竟沒一人出来“劝阻”他，因此颇为下不了台。七月十日午飯后，灵机一勁，忽改为要“絕食”了。絕食属于慢性自杀的范围，容易給人以“劝阻”的机会。是呀，我們固然缺乏“人性”，总也不能眼看着人家餓死吧。因此，“絕食”的危險性的确要少得多，虽然跟“我譚天榮是个快刀斬乱麻的人”的性格有点不合，也顧不得許多了。

“絕食”宣言一出，下面就貼了一首打油詩。

如此“天才”世間少，
要真死了怎么好？
轉念一想哈哈笑，
原来“天才”計策高：
“絕食”就是不“絕食”，
“否定”还可“否定”掉。

这首打油詩說的是沒錯，当天晚飯還沒吃完，在大小飯厅里，“刘奇弟給譚天荣偷买了二个饅头”的消息就傳开了。

虽然“絕食宣言”中說“我可以忍受一切痛苦”，但連餓一頓飯的“痛苦”也沒能“忍受”过去，天荣先生亦可以休矣。

（何企言）

猩猩的微笑

在森林中，猩猩快要抓人时，总是微笑着追过去；当它把人抓在手中时，便心花怒放、厉声狞笑，甚至兴奋得昏了过去。聪明勇敢的獵人，就利用这种时机把猩猩捉住。猩猩在动物园中，被人群圍看时，它仍然本能地窺伺着人，而且，臉上也还露出“微笑”哩！

譚天荣之流向党和社会主义猛扑时，也是虛幌着“社会主义万岁！”的字眼，扮成一幅微笑面孔的。

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猙獰面目，在光天化日下原形畢露时，他又赶紧宣称：“我要微笑的工作，微笑的战斗，必要时，我也將微笑着倒下去！……”——乍一听来，真是何等“悲壯”！

其实，“才子”与他的“魔鬼們”揮劍呼嘯、彈冠相庆时的“厉声狞笑”，大家的耳畔，犹有余音。历史無情，曾几何时，譚天荣的夢竟被巨雷击碎，無可奈何，又帶出了“微笑”的面具。嗚呼，哀哉！

但，有什么办法呢？在照妖鏡下，如果沒有本質的改变，猩猩的微笑是永远騙不了人的。

（李 真）

駝鳥的屁股

駝鳥向來是欣賞自己的美麗和聰明的。看，搖搖擺擺地走着，多么端莊、老練呀！大叫起來時，吐出的音符是多么富有“邏輯性”呀。而且，在任何“危險”的情況發生後，它總是輕輕閉上眼睛，用長脖子把頭送進草叢里。在它看來，“敵人”無論如何是找不着它的了。甚至當它的高高翹起的屁股，已被打得皮破血流時，它也仍然堅信自己的聰明和安全。

右派分子們正是這樣的聰明人。他們在群眾面前百般抵賴，希圖蒙混。有的發着誓言——撒謊，有的悔恨不已——裝呆，有的偽裝起義——耍騙，……真是洋洋大觀。但是，倒霉的是：事實俱在，不容抵賴！這就是右派分子無法克服的矛盾：駝鳥的屁股高高地翹在那里！

（李 真）

鱷魚的眼淚

鱷魚的泪腺發達，它的眼淚，高興時也洒几滴，打哈欠時也洒几滴，咬人時也洒几滴。總之，有必要時，就來几滴。它的泪水中是沒鹽分的。

君不見：張元勛在拒絕老實交代時，却喊着：“我含着眼淚在母親的身邊……”；君不見：崔德甫“傷心”大演唱其：“我是迷途的羔羊……”；君不見：龍英華在開除他黨籍的支部大會上，噙着“泪花”撒謊：“我一切是為了黨！……”。似乎，犯錯誤，與諸右派分子結成同盟向黨進攻等等，都是“為了黨”（？）——其實，凡此種種非它，一言以蔽之曰：鱷魚的眼淚！

（李 真）

（以上選自北京大學《浪淘沙》）

寓 言

理 髮

高 直

一个人去一家理髮店理髮。

理髮师見了說：

“哟，您的头髮这么長，非从根本着手不可了！”說着就去后院扛了一柄鋸刀来。

“来吧，把头伸过来。”

“您要杀我呀？”

“不。把你的头鋸了，以后头髮再也不会長了。”

黃 蜂 的 針

黃 傳 揚

黃蜂看到医生把一根尖利的針刺进人的皮膚里，人一点也不反抗，还再三感謝医生，于是它就赶快飞了过来。它想：这一回人可当傻瓜了。它把屁股一蹶，得意忘形地嗡嗡着，把毒針狠狠地往人身上刺去，只听啪的一声，黃蜂就掉在地上了。

据說黃蜂临死前还向人抗議說：“同样是打針，为什么医生受到了欢迎，而我却得到了这样的待遇？”人对它說：“先生，道理太簡單了，我們需要的是治病的葯水，而不是你那樣的毒汁。”

螟和蠹虫的对话

黃傳揚

蠹：“人們責備我想毀掉整座房屋，真是太冤枉了，誰能了解我的心呢？我只是咬蝕一些腐朽的木头，目的还不是想使得房屋更堅固耐久嗎？”

螟虫：“老兄，我又何嘗不是這樣，但是人們却一定要把咬死稻子的罪名歸在我身上。”

（選自北京大學《浪淘沙》）

蟬

仇春霖

薰風陣陣吹過，盛夏已經來到。蟬立樹梢頭，仰天高叫：“知道，知道，天下大事我知道。”

燕子飛來問話：“蟬，你說天下事情都知道，那麼你說說，在不平凡的春天里，可見到了什麼？”

蟬有些慌。為了怕燕子看到他臉紅，把頭昂得更高了。但是，他還在說謊，假裝鎮靜地回答：“知道，知道。”

“蟬春天還在做夢呢！”百靈一旁听了哈哈大笑。

蟬呀，什麼時候你才低下頭來承認自己是個“睜眼瞎子”，講一句真心話；“什麼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你才肯飛下樹來，聞一

聞香花，嗅一嗅毒草，然后再用你那“金嗓子”向過路人唱起“知道之歌”？

(选自北京鋼鐵學院《北京鋼院》)

諷刺小品

天才先生游陰記

辽 平

縷縷陰云在窗外繚繞着。

黑格尔老人躺在睡椅上，半閉着眼睛似乎想要睡去了。忽然，有什么东西在脚下嗚嗚咽咽地哭。老人很奇怪，睜開眼睛，俯下身去，只見一個戴着玻璃鏡上半截白下半截藍的小東西在委屈地哭着，並且拚命地吻着老人的腳，只听他嘴里嘟囔着：

“祖師……救救心靈！只有您才能鼓舞我戰鬥！呵……呵……”

老人听不清他嘟囔些什麼，厭惡地皺皺眉；大聲地問：

“喂！你是誰？你要干什么？”

這下子那小東西顯然是高興了，便一連串地滾出許多聲音：

“我嘛？我是您最最……忠誠的信徒，我是百萬大軍的統帥，百花學社的壇主，訪問天津代表團團長，最懂辯證法的“否定”專家，製造氫彈像製造玩具似的‘才子佳人’……。”

老人被這一陣囁囁聲弄得頭昏了，揮揮干枯的手叫道：

“噯呀！請你說簡單一些吧！”

天才一听，心里禁不住冒火：

“什麼？簡單一些，這不是要教條主義嗎？這家伙不懂哲學，形而上學的腦袋里裝滿了無限愚蠢、空虛、混亂，白痴……”

這些話幾乎脫口而出，然而，天才畢竟是天才，猛然意識到這是自己頂崇拜的祖師爺，發火如何使得！那麼，應該如何簡單

些而又能把这些偉大的内容都表达出来呢？这需要最懂辯証法的他来一个高度概括了：擅主？不好。統帥？也不妙。團長？像什么話，气派不大。那么，就叫專家吧？还嫌不能全面表达出自己的才能……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間，他腦子里閃过一長串閃閃發光的头衔，然而，都不中意，这时，忽然，“天才”的桂冠过来了，对了！对了！“天才”是最恰当不过的，于是急急忙忙地大叫：

“我——是——天才！”

老人听了，疑惑地摇摇头，接着脚下又响起了一串串声音：

“嗷嗷！祖师爷，那人問太不公平了，像我这样天才到处受压抑，我最懂辯証法，毛澤东也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辯証法，刘少奇理論是半通，邓小平、康生的报告充滿了驕傲保守情緒，周培源、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知識上空虛、混乱，教授們的淵博，是什么也不懂。“再論”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因为沒有闡明‘特殊性’，比方：有条公路，有汽車在跑，我要进进城……”

“算了吧，天才先生，你說些什么，我簡直不懂！”老人打断了天才先生的話，天才先生却死命地頑強地說下去，“我要变革，要把成年人全絞死，讓少年人来掌权，我要組織百万大軍，由我来統率，把变革的接力棒傳遍全中国，現在，全世界注視着中国，中国注視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視着北大，北大嘛——”說到这里天才微微一笑，羞澀地把头低了一下，然后猛一昂首大叫一声：

“北大注視着我！在北大找我，并不比在天上找太陽更困难！”

黑格尔老人吓了一跳，以为天才先生要打架，但，看来天才又似乎沒有这种意思，才安心地掏出手帕来擦鼻梁上吓出的冷汗，受刑般地嘆了一口气，耳边又响了：

“所以，我非要变革不可，徹底的变革，乘着共产党要整風，

我就給他来个全盤否定，明白嗎？‘否定之否定’的否定，除了公用制外都可以否定，什么社会主义啦，什么共产党領導啦，什么無产階級專政啦，滾他媽的蛋！全否定，否定，否，否，否，定，定，定……。”

“可是，人間那些白痴全反对我，沒有人理解我，我走得太远了，沒有人肯跟着我，而我的理論又全被他們批判垮啦！”天才說到伤心处，悲从中来，鼻子一酸，伏在黑格尔老人的脚上放声大哭。老人怕被天才先生的眼泪弄脏了鞋，赶忙把脚縮回来，又怕天才太难为情下不了台，就勉强安慰他說：

“別哭了，別哭了，你是天才，天才是不会哭的。”

“当然嘍！当然嘍！”天才受寵若惊，立即破涕为笑，又滔滔不絕地講开了，“我今年才二十二岁，沒有学会惧怕，我今年才二十二岁，沒有……我要微笑着战斗，微笑着倒下去，还有，在我看来……”

黑格尔老人被他忠誠的信徒——天才先生弄得疲倦極了，覺得這場無聊的糾纏應該快些結束才好，就插嘴說：

“够了！够了！天才先生，您倒底想来干什么？直說了吧！”

天才被老人突然提出的問題問住了，紅了臉，嚅嚅地說：

“嗯……是这样，这样，我的理論全被他們批判垮了，他們說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的天哪！实在招架不住了！祖师爷，大慈大悲！能不能傳授我一些絕妙的理論，比方，像‘合理的皆是現实的，現实的皆是合理的’一类論点，給一点吧……”

“这个啊！”老人为难了，“我的學說全写在我的書上啦，你可以自己去讀呵。”

天才的臉更紅了，紅得發紫，声音也更小了，像蚊子哼：

“說实在的，我讀不懂外文，就是您的中文譯本，我也只讀过一小部份。”

老人虽然沒听清天才說些什么，但，从天才的表情上看明白了这个意思，于是耸耸肩膀，攤开一双干枯的手，無可奈何地說：

“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

沉默了，难堪的沉默，窗外陰云时隱时現，屋里也跟着时明时暗，天才先生的腦門兒上滲出亮晶晶的汗珠兒。老人为了快一点打發走这位天才，又挤出一条办法：“我介紹您去讀一本書吧，这書对您很适合，而作者的性格与您也相投，他也曾經是个不可一世的風雨兒，甚至想吞下地球，那雄心是不下于閣下的。”

“誰？誰？誰？快說！”天才乐坏了。

“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杰作《我的奋斗》。”

天才听了这话有如泄气的皮球，頹然坐下，剛才的兴奋刹那间烟消云散，連連摇头說：

“不行啊，不行！那人世間的人們确实厉害，連我那样曲折隱晦的理論，都叫他們給戳穿了，更何况希特勒那一套，虽然他也提倡过什么社会主义，可是他們的眼睛雪亮亮，嗅觉非常銳敏，真假是非好坏，是騙不过他們的。”

天才对自己崇拜的祖师失望了，老人不愧是哲学家，看出天才的心情，就下逐客令了：

“噢，这样看来，我是帮不上你这个忙了，請閣下到別处另求高明吧！”

天才知道老头子在赶他了，心里实在冒火，于是又开始独立思考了：哼！黑格尔也不过如此，有什么了不起的！按着“否定之否定”的規律，老头子說不定已經轉化为其自身的反面了，可惜过去盲目崇拜，想到这里，七竊生烟，怒火千丈，紧握拳头对准黑格尔老人的脚指头，狠狠地打下去，同时昂首高呼：

“否——定——”

老人受了这意外袭击，疼痛难耐，全身哆嗦，弯腰急问：“什么？什么？”

这时才听清楚天才先生在分明地喊着：

“否定，否定，我要否定你！”

老人大怒，伸手扯住天才先生的耳朵，像扔掉一只破鞋似的向窗外扔出去了。

再说天才先生滴溜溜滚了半天，才算站稳了脚跟，一边破口大骂：“否定你，否定之否定，否，否，否，定，定，定，……”一边甩着袖子扬长走去。

快到入骨时，才想到自己曾说过要“微笑地战斗”，像这样一副流氓样儿成什么话。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天才先生把咀角两边肌肉拼命向上一拉，于是，天才先生又微笑了！

“哲学家”的悲哀

张世俊

列车在清晨的原野上奔驰。

车厢里，坐着一位不甚平凡的人物；这是一位中年的学者，或者就照他自己所号称的，叫他“哲学家”也好。在外貌上，他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黄黄的皮肤，瘦窄的脸，极深度的眼镜下藏着一对失去光彩的眼睛，额际的皱纹和鬓间的杂白更显出衰老的迹象，这自然是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

“唉，这清晨也显得这般没有生气！”他眯缝着眼睛瞧着窗外感叹道。

“唉，先生，你看那太阳不是红得很可爱吗？”“哲学家”的学生在一旁奇怪地说。这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哲学家”智慧的崇拜者。虽说在很多场合他总是惹得“哲学家”生气，然而“哲学家”

还是把他看成自己的希望。

对这孩子的插白，“哲学家”只用陰暗的眼光責备了一下。

一位穿灰制服的女列車員过来扫地了。

“先生，請您把脚抬一下。”她弯着腰和顏悅色地說，順手把垂在右肩头的長辮甩到背后去。

“哲学家”只得十分吃力地抬起了套着牛皮深統靴的双脚。

“可憐，可憐……”望着女列車員远去的背影，“哲学家”不禁嘆道：“社会上就有这么多不合理的事！你看，这个年輕的姑娘——怕也只有你这个年紀吧——簡直就过奴隶的生活。成天在垃圾中徘徊，在垃圾中消磨她的青春。她看不见陽光，尝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只替人做着牛馬，任人鞭打、唾罵。等有一天，生活把她折磨得够了的时候，她仍旧在垃圾中死去，無声無嗅地死去，就像一只虫子一样。”

“哲学家”停了停，用手絹擦了擦咀角上的唾沫，接着燃了一枝烟卷，繼續向学生發他的感慨。学生也很起勁地听着。

“从前，我还怀疑古代是否有过奴隶社会，因为我沒有亲眼見過。現在，我不再怀疑了，我在现实的社会上看到了古代奴隶制的縮影，看到了奴隶千癩痛苦的生活。”

“先生，你不是常說一切存在的皆是合理的嗎？”学生問道。

“哲学家”有点生气了：“你，你近来好像專愛跟我抬杠了，嗯？”

“先生，我，我……”

“你还承認我是你的老师，我是当代的天才嗎？”

“先生，你永远是我的老师，你是我最崇拜的天才。”

“嗯。”“哲学家”这才得意了，“这个社会是不行了。你眼前所見的一切，只不过是即將消逝的不合理的幻影，一种即將被否定的对象，你要随时都記住我的話：要否定一切，破坏一切，才能肯定一切，創造一切。”

“是的，先生，我永远記得这句名言。只有这样才能观察世界，改造世界。”学生恍然大悟地說道。

“所以說，”“哲学家”打了个呵欠，“我着手的事業是艰巨的，偉大的。可惜，人們都是白痴，都是笨伯，不能懂得我，你若听我的教誨，你就是这世界上第二个天才了。”說完他看了看学生。

“先生，”学生謙遜地笑了，“我怎么能算天才？只有你才当得起呢。”

“哲学家”正色道：“你又忘了我教导你的話：謙遜，就是什么也不想懂。謙遜的人永远是故步自封的人，他們一無所知，也不知道什么。我的天性中沒有这种缺点，所以我能以天下为己任，才能以我的雄才大略探求着改造历史、改造现实的方法……。”

“我們的前途寬广，
我們的歌声嘹亮；
高举着胜利的旗帜，
我們奔向幸福的前方。”

左边席位上的文工团员唱起了欢乐的歌。和着車輪滾响的节拍，歌声在原野上奔馳。

“可耻！無知！”“哲学家”斜眼向他們鄙夷地扫視一下，从牙齿縫里罵道。但等他注意到学生的時候，他又發脾气了，“你看什么？”

“先生，我看他們唱得倒挺好听的。”

“你要羡慕他們，自甘墮落，就跟他們去吧！”

“先生，”学生这下慌了，“你又生我的气了？我是永远追随先生的。”

“哲学家”沉默了一下說：“这完全是粉飾现实！都是些瘋子，喪失理性的人，該哀伤的，他們偏偏要欢唱；該否定的，他們偏偏想肯定，乱倫、乱倫……”

“乱倫，真是，乱倫，”于是学生也仿照着先生的口气說着。

“哲学家”还要繼續發揮高論的時候，火車停住了。

“這是什麼站？”

“剛才廣播說是××站。先生，我們下去走走吧？”學生說。

“也好，”“哲学家”考慮了一下說。於是，他們相隨出去了。

在月台上，他們閑逛着。哲学家不看來來去去的人，也不買什麼東西，只昂起頭朝着一個方向走去，後邊跟着說話的學生。

“先生，我們該上車了吧。”

“還早。”

“剛才廣播說只停五分鐘。”

“不會的，你一定聽錯了。”

“先生，別人都上車了。”

“他們都是無知之徒，都是要被生活否定的群氓。”

“嗚……”火車終於開動了。

“哎呀，先生，車開了！”學生扯着先生說。

“噢……”“哲学家”向前趕了兩步，但已來不及上車了，只好在月台邊緣呆呆地立着，圓睜着兩眼，半天說不出話來。

最後，學生用差不多帶哭的聲調向“哲学家”說：“先生，我們就這樣被否定了嗎？”

“哲学家”摘下眼鏡，仔細瞧了一下，覺得並不是眼鏡騙了自己，火車確實開走了。

列車繼續歡唱着前進，人們從車窗里探出頭來嘲笑着被現實生活拋棄的“哲学家”。

（選自北京大學《論壇》）

急流勇退

李 弓

外面似乎很靜，連一只麻雀飛過都能聽到。

一个瘦小的光头——人称智师爷，却紧锁双眉，孤零零地倚着床，在沉思。

一个月，仅仅是一个月，变化多么大啊！自己和自己的同道們为争取“民主”、“自由”；为“变革”現有制度；为否定目前一切，到处写文章、作报告，绞尽腦汁，費尽口沫。由初露头角到名揚四处，真是青云直上。有多少人支持着自己，多少眼睛注視着自己……可是，曾几何时，同伴一个个被駁得体無完膚，丑态百出。自办杂志破产了，組織瓦解了，听到的是群众大会的批判，看到的是大字报的声討。……到处都是这样，这帮“白痴”“流氓”哪来的这股狂热？唉，真是春夢一場。

玩硬的嗎？显然是不行了；軟的，更不行，这会兒只能像落水狗一样挨揍。怎么办呢？……只有这样……。

門吱的响了一声，进来的是楚魯、吳謀，他們好像不願打扰智师爷的思路(尽管已經打断了)，他們默默地坐了下来。

三人悶坐了一会，相对無語，楚魯实在忍耐不住，跳了起来，嚷道：“到如今还不吭声，搞什么玩意兒？难道眼看着被这帮‘衛道者’們否定嗎？要就是承認失敗，要就干，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落得个遺臭万年。”

“鎮靜点！”师爷冷笑一声，心里罵道：你才是一个真正的白痴，一个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笨蛋，但嘴里却說了另外一套：“大丈夫处世，要能屈能伸。要善觀气色，現在是什么时候？老弟，时机去矣！对方的力量是何等强大，硬碰？嘿！嘿！”智师爷晃了一下腦袋，用炯炯的眼光对面前的同伴瞧了一眼，声調更显得老气橫秋，“現在，不用說流芳百世不易，遺臭万年亦是难事。古人有語：人死有重如泰山，也有輕如鴻毛。决不能輕率，要擇时而行呀。我們現在还有什么？群众？‘市場’？刊物？組織？”話說得很快，就像連珠炮似的，連咽口水的時間都沒有。

.....。

“那么，这样下去，难道束手就縛？智兄！”吳謀帶着悲哀的情調插了一句，有点泄气。

“識时务者为俊杰，現在只有这一步了：‘急流勇退’！戴复古的詩写得很好，‘急流勇退有何难’。”

“有何难？可真难啊！”楚魯發楞地在回味着詩句，“我們自己現在不是已处在‘否定之否定’的阶段么？”

“何必長他人志气，振奋点”智爷显然有点生气，“真理，懂嗎？真理往往是被賜給少数人的，只要挨过这一时，保住力量，不久的將來，依旧，依旧能再次否定他們，再次复归。”

“唔”.....。

“具体步驟是.....”智爷嘴边溜过一絲苦笑，“先行苦肉計，在这批白痴中，慈悲家有的是；不明事情的糊塗蛋有的是。必須在他們中間取得憐憫和同情，取得對我們的好感，這是我們以后的資本.....。你，吳兄，轉告哲兄，叫他多談点純粹的学术問題，無論是物理学或是数学，叫他依旧微笑着工作，微笑着.....。楚兄，你，轉告修兄，要他写点什么詩之类，多喊几句毛主席、共产党万岁；我們三个再發表一篇‘最后宣言’，表明从此洗手不干政治。然后，要从头干起，从自己周圍，懂嗎？这叫做退一步进二步，完全合乎辯証法。成敗就在此一举了。”

“妙！”二人同声附和。

時間大概过得不很久，“最后宣言”起草完畢，其略云：“.....为爭民主、为取自由，不惜願作今日之普罗米修士，冀以微薄之勞，獻于全民，奈目前三害分子势力又复猖獗，‘衛道者’又复随声附和，气势囂張，民主分子大受其害，民主要求頻受压制，足显今日政治之齷齪.....我等为顧全大局，不能不暫与三害分子妥協，虽不学‘投降將軍’之故事，却願仿刘伯温之急流勇退，隱居

書林。

特此声明：

①不参加一切的一切

②不再写一切的一切

③謝絕一切的一切。”

.....

時間又过了不久，在宣言与声明的旁边又貼滿了其它的文章，智爷选了其中一張，念了一句：“請放心……啊，”智爷吐了一口气，心想有轉机，有轉机，心中的緊張程度稍稍和緩了一点，晃了一下腦袋，看下去：“……我們要以激流把你們这些右派言論涌退、并徹底摧毀，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什么？什么？徹底？”智爷嘴唇有点哆嗦，眼前变得有点昏花，旁边的什么“右派的策略与手段”，什么“揭穿右派……的詭計”等已变得一片模糊了。

* * *

文章沒有完，因为斗争还没有結束……。

（选自北京大学《論壇》）

下水以后 以 实

六月二十五日，龙英华無精打彩地走向頤和园。經過一个多月的瘋狂“战斗”，最近接二連三的辯論、批評，他感到有些疲倦，需要休息休息。他隨身携帶着游泳褲，手巾里包着四个饅头，慢慢地走进了昆明湖游泳場。

寬闊的游泳場里早已挤滿了男男女女。坐在岸上的粗壯的小伙子，皮膚晒得黑紅，有些年青姑娘，在池邊練習打水。这些，

龙英华都無心欣賞，他換好衣服，扑通一声就跳在水中，游一会，站一会兒，他在構思了。

“千方百計，爭取留在黨內，對鬥爭更有利。”龙英华首先就定出了奋斗目标。然而搜遍枯腸也想不出自己該怎麼辦。

“滾你的吧，算了。”他有些煩燥，但又轉了個念頭，“那些現行三害分子們還得應付應付，暫且忍耐一下吧。”他不得不重新思索。

忽然，一陣爭論聲打斷了龙英华的沉思。離他不遠有一對男女站在水中爭論些什麼問題，似乎是在爭吵了。他恍恍惚惚聽得幾句，不禁觸動了他那容易感動的心。“既然是一男一女，當然是一對愛人了。哦，現在是整風運動時期……啊！整風運動拆散了多少對鴛鴦啊！”心中不覺有些慘然。連忙把頭移向別處。對面葱綠的萬壽山和金碧輝煌的佛香閣截住了他的視線，煩噪的蟬聲在刺着他的耳膜。游人們興致勃勃與他的心情是多麼不諧和啊！無限的感嘆和悲傷。忽然靈感來了，詩句自動地涌出大腦，連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變得那麼聰明了：

昆明湖畔，
湖水清依，
不平凡的春天，初夏，
嬉戲的人群。
笨蟬反復開唱，
我失去了我的愛人啦！

“哈！‘笨蟬’，一語雙關，好！那些甲級教條主義者們不正是反復說教么！”

他研究着怎麼為自己辯解：“去印刷廠搞工人委員會，典型試驗，讓他們罷工請願在北京帶個頭，這也只是為了宣傳。退一萬步說，就算錯了吧，那也不是我故意犯的，為了讓黨中央知道，提

高警惕，把坏事变成好事。这也值得检讨？”

“再说，谭天荣参加百花学社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搞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叶于洸搞《广场》，紧紧地抓住舆论。而我，是为了制止他们才参加，维护党的利益。”他为别人不谅解自己而感到愤慨，“对英雄，群众总是嫉妒的。”

龙英华侧身往水里一躺，游了几下，却止不住心中气恼，不留神一张嘴，喝了兩口水，连忙上岸，打开手巾拿起一个馒头，慢慢地咀嚼。

“写给工人的信中说了现在工厂大事由官僚决定这句话，我并不想骂他们，只不该用错了一个不科学的名词。这我承认。”他终于找到了一点小小错误，可以有个交代了，感到很满意。

“我要党团支部解散，不过是为了刺激他们一下，说共青团员像三青团员，也是为了刺激刺激！小小的政治玩笑，何必大惊小怪，我真拿那些格罗的子孙们没办法。”

他感到愤慨，又有些空虚，仿佛自己是十面埋伏被围困下的楚霸王项羽，笨婢依旧在歌唱，诗句又像泉水一样涓涓不绝地涌流出来：

是的，是的，咳！

完了，完了，

咳，都完了。

我们陷入了重围，

黑虹贯日！

先驱者们，醒来了，

敌人四面楚歌，

我们哭笑不得！

先驱者们，动起来了，

不平常的春天，

我們被打屁股各五百，

啊！我要战斗，

Y分子，

滾你的吧！

Y分子，不折不扣就指右派，他覺得自己已經成了反右派最前綫的英雄了。想着想着，哈欠一个跟着一个，找个树蔭躺下，“英雄”进入了夢乡。

当他迈着輕松的步子走回燕园时，他为自己竟在斗争中变成了詩人而感到高兴。一路上还默誦着自己战斗的詩章，自己是胜利了。这跟上次辯論会后的感觉一样：“新三害分子們不懂得我的高深的理論，硬說是修正主义，見鬼！”無疑是胜利了，“哼！他們罵我阿Q，他們倒真像小D。”

吃完晚飯，龙英华笑嘻嘻地走回宿舍，一屁股坐在床上。“小D”是同学刘国瑞，他白天在圖書館看到当天的《光明日报》登載着：“北大学生严詞駁斥譚天荣、龙英华……龙英华在整風运动中对党对社会主义事業表示了仇恨的态度，肆無忌憚地向社会主义进攻。……从他身上嗅不出一点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同學們紛紛要求把他从我們純潔的党内赶出去。……当下对龙英华說：“你的大名登在《光明日报》上啦！”同學們也都聚攏过来，有的劝他好好承認錯誤，有人劝他买一份報紙留作紀念。

龙英华一听，感到很高兴，高兴出了名，但想到應該謙虛一些，譚天荣太狂妄了，得接受这个教訓。“我够典型嗎？”对自己有些怀疑。不禁兩眼一皺，运用他那經常反对甲級教条主义的邏輯思維分析了兩秒鐘，自信地指着刘国瑞說：“你这老白痴，胡說八道，根本不会登我的大名。”

白紙黑字，硬不承認，同學們不由得大笑說：“你先找報紙核對一下吧。”

“你敢打賭嗎？我有理論根據：根據江副校長的報告，毛主席的講話，——這，我在頤和園讀了兩遍，還有，根據各種跡象的辯證分析，得出確鑿結論，根本不會登我的大名。”龍英華越說理由越充足，進一步指出了關鍵問題：“關鍵在於你們這些白痴不懂得辦報的方針。登消息要找典型，人大有個林希翎，北大有個譚天榮，我老龍不夠典型。”把手一指“小D”的鼻子：“老白痴，我也不給你打五分，你是兩分半馬克思主義，兩分教條主義，半分修正主義。”

同學們手邊沒有《光明日報》，不能立刻證明這是一出喜劇還是悲劇。不過他們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了。而龍英華却暫時帶着勝利的微笑，躺在床上，閉目養神，準備迎接明天的“戰鬥”。

散 文

在不平常的日子里

——反右派斗争日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成 美

五月二十四日 学校整风开始了。党委已经召开了几次教师座谈会。

“整风”已经成为人们谈话的主题。

不知怎么搞的，我们和潘俊民、江泽纯、汪廷煌几个人总是谈不到一块儿。今天中午，他们就和我們吵了两次架。

一次是为哲学系那张大字报，那上面说：“冲！冲！冲！要用暴风骤雨来冲破教条主义的墙！”我们都不同意，本来嘛，整风指示清清楚楚说整风要和风细雨。可是，他们却骂我们这种看法是“党性的条件反射”，是“神经衰弱”，“经不起狂风暴雨”。

另一次是因为许孟雄的发言。我们一听说许孟雄骂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骂我们是“一群毒蜂”，都气坏了，要去找他去说理。可是他们却高兴得很，还帮着许孟雄骂我们是“教条主义的小喽罗”。

最气人的是汪廷煌，入学一年来，我就没听见他说过三句话，可是这两天来他活动特别多，看见我们就瞪眼，满脸杀气，骂人数他刻薄。

他们还都是团员呢，真是一点团员气味都没有。

五月二十七日 下午，党委紧急通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聶副校長宣布全校整风立即开始。

报告一结束，各班就纷纷召开了座谈会。

在会上，江泽纯他们又指着我们骂了一通，说党员都是“小教

条”，“只有服从性，沒有自己的思想”；还大声疾呼：“北大好得很！他們才是真正地繼承了‘五四’傳統；我們呼吁：要北大派救兵来！”

太不像話了。我們都沒說話，也沒法說話。

睡在床上，我忽然想起不久以前，他們和我們爭論的時候說過这样的话：“整風，兩個禮拜？連思想動員都不够！”这话是什么意思？

五月二十八日 一早起来，發現大字報貼滿了整個宿舍樓。

在我們房門口，貼了一封“全班共青團員給共產黨員的公開信”，要黨員帶頭大鳴大放，还說：“預備黨員不要怕轉不了正；正式黨員不要怕受處分；群眾會支持你們！”這簡直是份招降書！看来，团支部已經垮了。

今天听说潘俊民写了个兩万字的反党的意見書，可是，他始終保持沉默，不知他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

* * *

晚上，我們开了支部会。这是我一生难以忘記的一次會議。

初夏的傍晚，微風不时送来花香。但是會場的空氣却是这样沉悶，就像是暴風雨的前夕。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動。

第一个發言的是团支部書記、共產黨員吳志高。他剛一开口，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說：“我的委曲只能向党說。我相信我对整風是積極的，我写了發言提綱，准备給領導提意見。可是，他們为什么不等我發言，就說我‘压制鳴放’，說我是‘絆脚石’？而他們‘放’的又是些什麼东西呢？他們罵黨員是‘男盜女娼’，說党要垮台了。我是热爱党的。我知道，要是沒有党，我現在还在东北当亡國奴！我一輩子也上不成大学！可是，他們却說我沒有共产主义良心，只有庸俗的党性……老实說，”他突然站了起来，“要不是有党性，

我早就揍他們了！”

沉默了幾分鐘。接着，大家就像在外面受了欺侮的孩子回到媽媽的身旁一樣，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把幾天來壓在心里的委屈和苦悶一下子全倒了出來。

但是，這樣的話並沒有談很久。我們知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擺在我們面前更重要的問題是：怎樣去戰鬥？我們認為我們不應該沉默，而必須反擊。

黨總支書記參加了我們的會。他說：“整風運動正沿着曲曲折折的道路發展，我們要坚持原則，同時又不要脫離群眾。”

我們的眼睛開始豁亮了。

五月二十九日 今天和潘俊民第一次短兵相接。

戰場是大字報；陣勢，兩邊相等；他們是兩個，我們也是兩個。他們那邊是潘俊民和江澤純，這兩個以前互相看不起、見面不說話的死對頭現在忽然一起并肩作戰了。

清早，他們貼出一張大字報，說：“要徹底搞好整風，就必須成立一個不由共產黨領導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委員會，共產黨員只能以個人身份參加，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的席位。”理由是：“共產黨是矛盾的一方面，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立即反擊！十點鐘，我們貼出了“一點感想、一點意見、三個問題”的大字報，問道：“除了上帝，誰又不是矛盾的一方面？不要忘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和整風都是共產黨提出來的！”並要求與他們辯論。

誰知道，一個回合下來，江澤純就溜了，力量對比為二比一。

中午，潘俊民連名都不敢署，偷偷地貼了兩張大字報；一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害千古，中國人民大學三害萬歲！”另一張是：“警惕！在會上不發言的落後分子現在在充當衛道者。”他這一

来，我們的队伍倒空前地壯大起来了。和我們站在一起的不是几十而是上百。大家圍在樓口喊：“写反动标語的站出来！”潘俊民不得不从樓上窜下来，把自己的大字报撕了。

“明天辯論！”他說。

“辯論就辯論！”回答他的是洪大的声音。

他灰溜溜地走了。

真理在我們这边，群众在我們这边，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五月三十日 和潘俊民的辯論会沒开成。因为右派大將林希翎进城来了。

潘俊民、江澤純、汪廷煌更加得意忘形了。林希翎在台上大放厥詞，他們在台下眉飞色舞，鼓掌喝采。这原是我意料中的事。

气人的是我們支部竟出了这样一个党员，他也跑到台上去振臂高呼：“林希翎是人民的驕傲！”他一走出礼堂，就有人向他握手道喜，夸他講得好，欢迎他“起义”。

可耻！誰都應該知道：“起义”的同义語是“叛变”。我想起了誰說过的一句話：“敌人是我們最好的老师，当你受到敌人的贊揚的时候你必須捫心三思。”

六月八日 在林希翎向党进行恶毒攻击之后，潘俊民、汪廷煌……的謬論紛紛出籠了。

今天我终于知道潘俊民的兩万字的意見書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了。原来，这是个东拼西湊的大杂燴：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在这兒变成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委员会”；儲安平“党天下”在这里变成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根源在党中央”，雷海宗的“馬克思主义六十年来停止了發展”打了个对折，变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問題三十年来停止了發展”。……

这个成天笑别人不会独立思考而把自己捧为“对马克思主义有重大发展”的人原来是个剽窃能手。他还好意思把自己说成是个“民主战士”。其实，他那个“民主”我早就领教过了，我刚给他提了三个问题，就让他骂得狗血喷头。

我非揭露他不可！

支部已经同意我在辩论会上第一个发言。

六月十三日 这几天的人民日报一送来就被抢光了。我们是多么需要它呵！它给我们以智慧，给我们以力量。这些在以往看来似乎很平常的道理，在今天却这样新鲜，这样使我们激动。

敌人已经兵慌马乱了。江泽纯正准备退却，他叫汪廷煌要“沉默些，再沉默些！”

我们一定要追击他！

六月十五日 下午，全校师生开了大会。

胡校长代表党委接受了整风中提出的一切正确意见。

接着，胡校长宣布：全校反右派斗争全面开始。

一声令下，万箭齐发。散会后，支部立即开会，确定我班分三个战场向右派反击。

大字报再一次贴遍了宿舍楼。然而，它已不再是牛鬼蛇神呼风唤雨的工具了。我们从敌人手中夺下了这个武器。现在，是我们用这个武器向他们进行全面反击的时候了！

六月十八日 晚上，倒霉的天又下雨了，狂风刮个不停。可是，许多同学连雨衣都没穿就涌向了礼堂。今天我们在这里听电台播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一个曾在斗争中迷失了方向的同学听完报告后，握住了我的手，说：“我过去错了。”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七月十三日 右派分子潘俊民、汪廷煌的谬论已经彻底破产了。今天，我们又对他们发起了一次强大的围攻，揭出了他们

的老底。

原来，他們之所以成为“人物”，也是有原因的。他們之中，一位是少东家，解放后父亲被判过五年徒刑。还有一位是国民党县党部書記的少爷，父亲还在押。

我不禁想起了列宁的那段話：“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曾料到会被人推翻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严重失敗之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热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来拚命斗争，以求恢复他們已被夺去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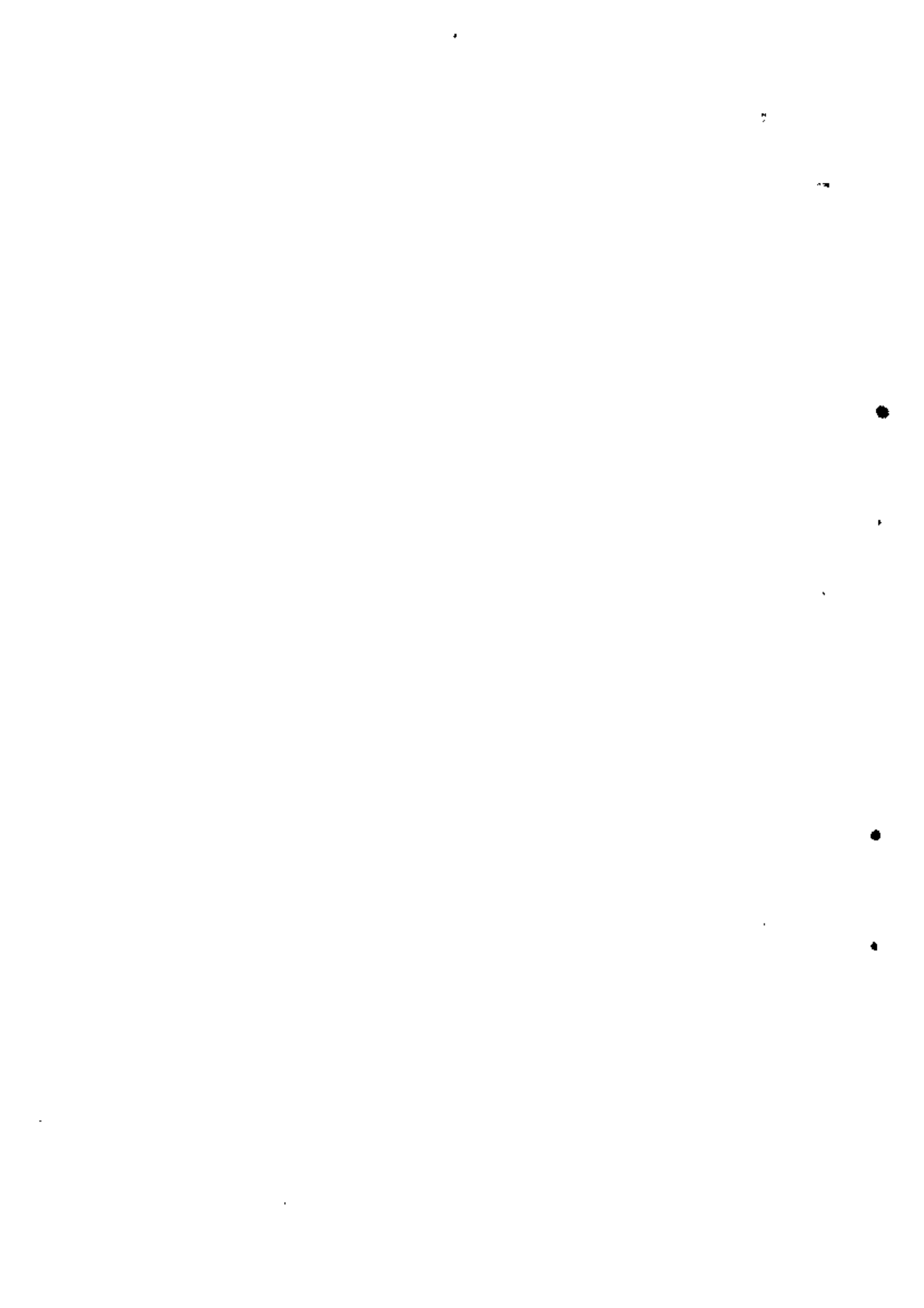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九日 这些天来，生活是这样緊張，却又这样愉快。斗争着的生命是美丽的。

两个月，大風大浪的两个月，比平常的兩年还要丰富得多！

这次斗争是一块試金石。它使我們每个共产党员都受到一場严重的考驗。在暴風雨中，有的党员不愧为勇敢的海燕；有的却变成了貪生怕死的企鵝；还有的竟像那海灘上的砂子，平日，在太陽光的照射下，它也灼灼地閃着光，而一旦在海浪的冲击下，它就很快地沉入海底与污泥合流。

这次斗争是一支防疫針。它使我們認識了牛鬼蛇神，并教会了我們怎样去識別并战胜它們。

这次斗争是一块里程碑。在前进的道路上，它永远給我們指明正确的方向，讓我們大踏步地前进！



小 說

阿 Q 外傳

張 健

第一章 序

誰想過去了四十六年，未庄的人們竟紛紛議論阿 Q 还在人世，我決心去未庄走一趟。

我在錢府的照壁前遇見了老 D，老 D 正在那照壁前一塊写着未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木牌下晒太陽。他確乎已經很老了，但仍不閑，常到田里去勞動，這時他正歇晌。我向老 D 詢問阿 Q 的事。他起先有些憤憤，後來又鄙夷地笑了，他說：“那是去年春天，我在田里插秧，忽見對面走來一個人，昂頭挺胸，我覺得有幾分熟，果然不是別人，正是阿 Q，身着翻領白襯衫，下穿筆挺西裝褲，我帶着八分詫异地叫道：‘阿 Q。’誰知他不應，一直向前走。我仔細望去，竟見頭上少了辮子，我已九分詫異了，但是我仍然相信他就是阿 Q。他雖然還留著頭髮，很像趙太爺墳上的那叢茅草，但仍可見頭上的癩瘡疤，似乎更亮了。我又猛然記起他的辮子是當年砍頭的時候被把總割掉了。辮子掉了，又沒連根掉，叫他什麼呢？於是我叫了一聲‘阿 O’，果然他回過頭來了。呀，他竟很年輕，才二十幾歲，我十分詫異了。

‘怎麼，阿 O，你還很年輕？’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 O 簡單地說，好像不屑回答我的問題。我心想：‘那麼阿 Q 又脫生了。’

‘那么你的辮子呢?’我对他的辮子十分关心,所以問。

‘愚民之性不可改,今天已經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进化了,誰还要辮子。’阿○十分得意地答。我虽然半懂不懂,倒也明白了小半,見阿○的神态,早有几分討厭,要去插秧,忽見阿○胸前有一發亮的白牌,近几年我也頗識几个字,見上面刻着‘北关大学’四个紅字,于是便問道:

‘阿○,你进了大学,中了秀才吧?’

‘呸!秀才誰喜当!’阿○吐口唾沫,一边回答,一边揚長而去。”

老D說完,便起身下地去了。

我这次訪問未庄,总算有点成績,第一、証明阿○的确还在人世;第二、他的辮子的确沒有了,而且名字改了“阿○”。只是不知其性格有所变化沒有?因此我要去作調查。

以上可以算是序。

第二章 記阿○的几次精彩的演講

今年五月下旬某日傍晚,校园的空場上烏鴉鴉一片,圍着許多人,人們傳說阿○在講演,我急忙走去。

阿○很激动,○形的头按着一条弧綫来回地搖。

“我要帮助党整風,我要除三害。”他講着。我初听起来有几分佩服阿○了,他真有了进步。繼而他又更大声地說:

“誰說我們今天过得好?这是愚蠢的話!我們过得很郁悶,牛馬不如的生活。我要反抗,反抗一切,用‘五四’的火把燒毀人間的一切藩籬!”他的兩只拳头举得高高的,在空中对击了一下,头上的疤更紅了,一直紅到脖子,唾沫朝听众濺过去。有人喊:“好啊,阿○真是英雄!”“我要活,我要伸冤!”阿○不顧一切地喊。“阿○,你有什么冤?解放七八年了,你的冤还没伸嗎?”一个人平

心靜氣地問。阿○似乎有点醒悟，但馬上又記起自己站在这里是干什么的，这回他破着喉嚨大呼：“衛道者，我要像狼一樣地吃掉你！”雙手趁勢從空中劈下來。人們看大勢不妙，狼要吃人，向四面逃去，我也趁機逃之夭夭。那一晚，我時時擔心，怕狼來敲門。

阿○勝利了。一邊罵道：“胆小鬼！”一邊口里唱着四分之四拍的歌子回宿舍去了。

於是阿○揚名了。牆壁上有他的詩，有他的文章。第二天又作講演。人們仍然圍得烏鴉鴉一片，從人群中露出他的頭來。“我要用鮮血來保衛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但是我反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我堅決反對，人們跟我來呀，去推翻這個政治制度！”阿○從台上跳下來，向前跑，只聽後邊有腳步聲，他跑得愈快，那腳步聲愈跟得緊。夜，很黑，阿○雖然不迷信，但仍然怕鬼，他以為後邊單調的腳步聲就是鬼在追他。說時遲，那時快，一隻手早抓住了他的後領，“做的太不當，應當多喊幾句社會主義萬歲，共產黨萬歲，然後再去推翻。”阿○在神志恍惚中聽了這話，回頭一望，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同伙阿P。經過此番教導，後來阿○果然變得更加聰明了。

第三天晚上，有一俠女來到北美大學，登上擂台，也倒有点武藝。阿○也在場，他看得有些呆了，不住喝彩。那俠女說：“胡風不是反革命！”阿○喊道：“胡風是忠臣！”那俠女說：“統治者都有共性。”阿○喊道：“統治者都是一個娘養的。”那俠女說：“不要改良！”阿○振臂高呼道：“革他媽的命！”阿○飄飄然了，只聽耳邊雷鳴地叫嚷，他似乎看見眼前全是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阿○加入里边去了，當了首領。他正飄飄然地向前飛，忽覺得眼前的景象不對，人們全向台前擁去，高呼：“把她趕下台去，不要胡說八道！”似乎十分混亂了，阿○正慌張，這時只覺得背上挨了一拳，他脫口罵道：“媽媽的！”回身一把去抓那手，細一瞧，不是別人，又是

他的同伙阿P。阿P拉住他就走，一边說：“快去搶救！”阿O慌慌張張地向台上跑去，去救俠女。那俠女在驚慌之中向他一望，感激地微微一笑。阿O頗為得意，就搖了搖O形的頭。当晚，阿O到俠女那里去了一趟，大概俠女給他出了一些上等的主意。次日晨，又見阿O在席棚上貼了一張“俠女万岁！”的標語。

第四天晚上，又開辯論會，阿O要講哲學了。阿O儼然成了一個大哲學家，談起相對論來，“對就是不對，不對就是對……”聽的人有點茫然了。他站在台子中央，半仰着臉，半眯着眼，一只手放在胸前，陷入沉思。攝影記者對准了這個絕妙的鏡頭，阿O又怒目而視：“我就怕照像！”一邊擡開五個指頭擋着癩瘡疤。突然台下叫了一聲道：“怕即不怕，相對的！”猛听得察的一聲，猶如當年殺革命黨似的，阿O脖子一縮，疤更亮了。

他首先說自己的才華：“自古至今，世界僅有三大才子，當推黑格爾，斯賓諾莎，”阿O稍稍停頓了一下，“第三當推敵人，我。”他謙遜地微微一笑，“黑格爾，斯賓諾莎都早已離開人世，現今世界唯一空前絕後的大才子當推我。”這回阿O可不客氣了，把O形的頭使勁地一搖。轟雷似的笑聲後，人們又屏息地聽：“做原子彈對我來說猶如做玩具！”阿O太用力了，唾沫噴了前排的人們一臉。於是下邊又講哲學：“否定之否定，定否之定否……”我的耳朵里全是這兩個字。阿O又講下去了：“循環的否定，否定的循環，我否定一切！”

“阿O先生，你降生那時起就否定了你娘吧？”一個人問。

“媽媽的！”阿O脫口而出，繼而又想：“罵就是沒罵，总算被兒子罵了！”於是反而覺得輕鬆了。

阿O收場了，於是也勝利了。

第三章 阿〇在講演以后

翌日晨，阿〇十分得意地在校园里走，不屑用青眼看路上的人。他心里想：“嘿，他们算什么，教条主义！”墙上贴得红红绿绿，围着一群人。阿〇愿意凑热闹，他挤过去。但见在他那伟大的诗篇下面，贴着绿纸，写道：“伟哉阿〇，您的行为应载入史册，您是天字第一号桂冠诗人！”阿〇起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又从头看去，那字却十分固执，丝毫不变。一会他方明白过来，这是写给他的。于是阿〇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冲出人群，忽然将手一扬，唱道：“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我也走上去看那绿纸，纸的下边署着什么虎的名字。我又仔细看那字，顺着看，倒着看，真乃绝妙的书法。忽然我发现个个字都是大头小身子，犹如P字。我恍然大悟，这乃是阿〇的同伙阿P假托什么虎的名字写的。我又想，本是同伙，又这样臭捧，若露了马脚，反倒不妙。

阿〇觉得在北关大学已容不下自己的天才。于是阿〇决心趁这大好时机去游说。一来能扬名，二来能当伟人，三来……

第四章 记“阿〇社”的成立

这几日阿〇的活动获得了很大成功，心里颇为得意，在校园里飘飘然地飞了一通，口里不住地唱：“得得，锵锵！锵令锵！”他忽然将扬起的右手，照着前面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一个秃头的后颈窝直劈下去。这秃头猛然一惊，慌忙用手去摸脖子，不知是否已经断了。阿〇一瞧，原来是秃头W。虽然这几天秃头W也曾几次登门拜访，但是阿〇想：“这是因为我扬了名，吓，拍马屁，不值一文臭钱！”尽管秃头W为阿〇前几次的精彩講演鼓过掌，但阿〇仍不肯把秃头W放在眼里。这W，头圆而且秃，别人都叫他秃

头W，阿O却删去了W这个字，只叫他秃头，也叫秃。

“阿O先生，我本来早就要……来投……”秃头W带着哀求的眼光望着阿O头上的疤，这样说。

“投？嘻嘻！给我当马弁！”阿O要去游说，总要有马弁，也兼保镖，于是这样回答。

“阿O！”

近来人们都叫他阿O先生，而谁竟直呼其名，阿O有些愤愤，想不理他。

“阿O，站住！”

阿O停住脚步，对此无礼他要用钢鞭去回敬，扬起手，才知道手里没有钢鞭。

“阿O，立刻到我这里来！”这回阿O有点听出来，扭头望去，不错，正是他的同伙阿P。

这一天不知是什么时候阿O到阿P那里的。阿O坐在阿P的对面，阿O开腔道：“是时候了。”阿P点头道：“完全对，你看见了么？一支百万大军正在形成。”阿O说：“一点也不错。在哪里？”阿P向西山的一个峡谷一挥道：“看，就在那里。”阿O欠身向外望去，一朵白云从峡谷的上边飘过，说道：“一点也不错，这是由三股力量组成的。”阿P急忙称赞道：“完全对，阿O真是大才子。这三股力量是：已经认识了历史必然性的人们；被蹂躏的人们；还有魔鬼们。”阿O说，“一点也不错。”

大概成立“阿O社”就是这天决定的。

次一天，秃头W在人多的地方敲了几通锣，阿O又讲了几通演，于是晚上“阿O社”举行成立大会。屋子里挤了很多人，有的是好奇，有的是看热闹，有的是当社员。加入“阿O社”的有阿Y、阿Z，秃头W当然参加，阿P自然是台柱。会场的庄严气氛是少见的，社员们个个绷紧了脸，不许笑。阿O作精彩的政治講演。

这講演的全文已被阿 F 写进“大偉人阿 O 全傳”里边去了，这里只节录其中的一段：“我們‘阿 O 社’有九大綱領：其一、拥护公有制；其二、拥护社会主义；其三、拥护共产党，”阿 O 稍稍停頓了一下，“其实这三条是不必要的累贅……”阿 O 看阿 P 使勁用眼睛瞪他，才把話咽下去了。但是秃头 W 全然不顧这些，喊道：“干脆刪掉，坚决打倒形式主义！”阿 P 使勁去揪了一下秃头 W 的耳朵，他才算合攏了嘴。阿 O 又講下去：“其四、怀疑公有制，其五、怀疑社会主义，其六、怀疑共产党。”阿 O 又停頓了一下，他觉得头上的疤有些痒，正有一只綠头蝇叮在那里，阿 O 要用手去打，又怕破坏了他演說的庄严，只好忍耐着，又講下去：“要作更大的怀疑，要怀疑一切，怀疑地球。”秃头 W 早憋不住了，脫口而出：“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人？”社員們不笑，个个的臉仍绷得很紧。阿 O 又講下去：“其七……其八……其九……”阿 O 將头上的茅草向后一甩，双手狠力一搯，于是演說完了。阿 P 鼓掌，秃头 W 鼓掌，阿 Y 和阿 Z 鼓掌，好奇的和看熱鬧的把忍了好久的笑趁此机会傾瀉出来，于是掌声和笑声糾合在一起，只听畢畢剝剝，噓噓嘻嘻，湊成了一曲最噪耳的交响乐。最后一項任务是阿 O 宣布組織綱領，他双腿叉开，站在台子中央，提起他的尖細的喉嚨：“社不对个人負責，个人不对社負責，你不对我負責，我不对你負責，誰也不負責。”“阿 O 社”的社員們鼓完掌，嘩然而散。

阿 O 在完成了这件历史性的任务之后，情緒却有些不同，空曠曠的房子里只剩下他一个，开始有点寂寞，繼而怀疑世界上是不是只剩了他自己，心里又涌出“否定之否定”和“有就是沒有”的哲理，阿 O 反倒害怕起来，“豈不連自己也是沒有？”心里想，“沒有就是有。”于是掌声和笑声又在他耳朵里迴旋，心里釋然了。

第五章 阿O去游說的路上

跟阿O去游說的有阿P和秃头W。阿P是謀士，秃头W是馬弁兼保鏢。上了火車，找了一席座位，于是三位一体地坐好，汽笛尖叫了一声，阿O向外揮着手說了一声“再見！”火車開動了。站台上所有的人，在阿O眼里仿佛都是为他送行的，于是他又連連揮手。突然秃头W一跳而起：“不好了！”阿O怀恋的情緒完全被这一呼打断。秃头W立刻要从窗子里跳出去，幸而被阿O一把拉住，吃惊地問道：“秃，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秃头W几乎急得要哭，說：“大便紙忘到枕头底下了。”阿O哧地一笑，他想W总是如此半點不懂哲学，于是說：“沒有就是有，何必如此大惊？”秃头W又說：“游說的講演稿全写在那上面。”阿P实在忍不住了，說道：“住嘴，蠢貨，我再写。”于是三个人默然地坐了一段路。一会儿阿O买来許多花生瓜子苹果之类，三个人大嚼起来。当第一个花生仁送到阿O嘴里的时候，他想：“一到天津，站台上会有上万的人来欢迎，我要發表演說，第一句当然是：愚蠢的人們，我这次游說的目的是救你們出苦海……”当他用拇指和食指夾起第二个花生仁送到嘴里时，他只見有上万的人夾道欢迎他，他微笑着，向他們点头。当他的上牙和下牙將要去咬住第三个花生仁时，忽然有一把扫帚碰了他的腿。“劳駕，讓我把花生皮扫干净。”阿O見是一个年輕的女列車員，用心地在扫地上的花生皮。阿O突然“哇”地一声吐出口里的花生仁，像被蝸子咬了一口。“年輕的姑娘，愚蠢的奴隶，这是牛馬的生活，你知道吗？你的青春竟被这下等的工作給埋葬了，举起你的扫帚，反抗吧！”阿O站在座席上發表了这通演說。全車廂的旅客訝然了，从来未听过这等漂亮的演說，都圍过来。那女列車員起先發楞，繼而絲毫不懂这演說的偉大意义，反倒說：“你是大学生，你的青春宝貴，吃的飯是浪費青春的人給种

的，穿的衣是浪費青春的人給織的，坐的火車是浪費青春的人給開的，是不是？先生，你这个飲着別人青春血液的寄生蟲，請下去吧！那時誰也不浪費青春了！”哪里想到这个卑微的人竟講出这番話，引起全車廂雷動的掌聲，旅客們高呼：“列車員萬歲！”

阿O見這全是愚人，社會竟如此黑暗，人們竟如此愚蠢，阿O立刻要跳車為他的事業殉道，前腳邁出車廂，後腳可沒邁。車沒有跳，阿P和禿頭W却白捏了一把汗。

火車到達天津了。

第六章 阿O在天津表演了精彩的節目

在天津的車站上，三個人發生了一點小口角。阿O要演說，阿P主張先去大學，而禿頭W說：“人生最重要的是先填飽肚子。”阿O被這一句話提醒，于是由要演說而轉到要吃飯。阿O早就聽說魯鎮的咸亨酒店遷到天津來了，他過去曾到過魯鎮的，並在咸亨的櫃檯里坐着喝過酒（這是胡適考據証實的）。阿O許久不曾吃過油煎大頭魚了，而咸亨酒店在公私合營後，又新添了這一道別具風格的下酒菜。阿P放棄了自己的主張，於是三個人一路來到咸亨酒店，踱進隔壁的房間里，要酒要魚，慢慢地坐好。阿O抬眼看見那（當年記着）“孔乙己欠銅錢十九文”的粉板還在櫃檯旁牆上挂着，看來確乎是重新油漆過。阿O不由心里想：“呸，臭書生，十九個錢都還不起。我是要當大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而又大，總算天下第一了……”阿O摸了摸頭上的瘡疤，似乎他真的天下第一了，於是又飄飄然起來。

這時酒店的伙計打好了酒，端上了魚。阿O放棄了思索，立刻摸起筷子伸過去，忽然又在半路停住，那蔥絲分明是細的，這豈不損害了未庄油煎大頭魚的風格？心里有幾分不悅，癩疤一亮，他想趁機講幾句哲學。酒店的伙計見此光景，早有些惴惴。此時

秃头W的筷子却直奔大头鱼的腰部插去，阿O见势不妙，急把筷子斜刺过去，在秃头W之先，夹住了大头鱼，连同葱丝送到嘴里去了。虽然秃头W连连瞪他两次，他竟也全然不顾。到此，酒店伙计，才算放下心来。三个人一路吃下去，直到桌面上的食物一扫而光。阿O自然也顾不得讲哲学了。

阿O开始了酒足饭饱的游说。

翌日，阿O走了好几个大学，演说，开会，散发传单，立刻扬了名。嘘声吗，定是欢迎的表示，不然何以有嘘声？于是阿O心安理得。

当天深夜，自鸣钟敲过了十二下，阿P爬过来，小声地叫醒了阿O。那一夜，三颗头凑在一起，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阿P的意见是：“光靠演说还不够，要行动起来，而要行动起来就还得招几个同伙。”阿O赞成，秃头W没表示态度，只打了一个呵欠就又睡着了。

次日晨，阿O来到河北路口，等待入伙的人。虽然车如流水马如龙，但是足足过了三个时辰，仍不见有人加入。阿O有些不耐烦了。恰值此时，一个女子从对面走了过来，阿O猛一打量，却像是静修庵的小尼姑。

“难怪我今天这样晦气，原来是因为见了你！”他想。阿O愤愤然迎了上去，伸手就去摸那女子的头。

拍！阿O的脸上早着了一巴掌。

“加入我们的伙吧！”阿O在莫名其妙中挨了一巴掌之后，这样对那女子说。

拍！拍拍！

这几巴掌着实打得重，阿O觉得脸上甚是发热，足足过了十五秒钟他才醒悟过来，于是拔脚就跑，要喊“侵犯人权”，但是没有喊。直跑到街的尽头，觉着后边没有人追，也就停了脚步，回

头一望，只見一条哈巴狗紧跟着他，大概是来参加他的伙的。

阿O此时总算有些煩惱了，但当他意識到世界在今天晚上就要發生大变化，也就把煩惱忘却了。

学院的大厅里，阿O在講演。

“世界是什么？”阿O稍稍停頓了一下，似乎等待別人的回答，然而沒人回答。

“世界就是我，我就是世界！历史走向何方？”秃头W急忙又給他端过水来，阿O一揚脖喝干了，大概前日咸亨的大头魚太咸了。

“我走向何方，历史就走向何方！”阿O还剩最后一句話就要結束講演了。然而此时不知阿P做好了准备沒有，还不見火光点起。

“紅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劍！”阿O終于耐不住，放开喉嚨大喊。

什么地方确有火光一闪。

此时台下大嘩，人們像潮水一般，有的涌向台边，有的涌向太平門；嘈杂地喊：“抓住放火的！不讓他跑掉！”

誰知阿P要放火，反倒露了馬脚，他听人声一喊，急忙摔掉火把，翻身逃走，跨上牆头，滾出牆外。

阿O在台上被人們团团圍住，只听到一片喊声：“滾出去！”

事已到此，阿O急忙收了講稿，和秃头W从人縫中一路滾到校門外。秃头W眼見此次自己的意見不能發抒，于是賴在門边，死死抓住門框不走，嚷道：“我要講，就是有一個人听我也要講！”

人群轟雷似地喊道：“滾出去吧！世界上沒有人听你們的！”

兩扇校門吱地一声紧紧地关闭了。人們在喧笑声中散掉了。

門外只剩下阿O和秃头W，深夜里，一陣陣冷風吹过，又清涼又寂靜，远远地傳來几声哈巴狗的汪汪声。

此刻，阿O真地感到有点失敗的痛苦了。但是不一刻，他的

否定哲学又發生了作用：失敗也就是勝利。阿O“勝利了！”

游說到此收場。

后来，不知他們是徒步还是坐火車回到北关大学的。

第七章 阿O在末路中取得胜利

当阿O、阿P和秃头W在北关大学再次出現的时候，那是又过了兩天的事。在阿O眼里，景况确乎有了大变化，人們在行动着，議論着。阿O用心地去分辨，才多少听出一点，都是与他不利的話。后来也曾做了几次講演，但不知为什么掌声極稀落，虽然也有喝采的，那只不过是秃头W，就連阿Y、阿Z有时也不隨声附和了。阿P自天津放火未成以来，不常露面，虽曾在深夜出来窺探几次，不知是不得下手，还是不願，反正又把头縮回去了。阿O也曾站在宿舍的窗口向西山的峡谷望过几次，仍不見有什么百万大軍的动静，只有几朵淡淡的白云飄过。阿O确实有几分悲哀了。虽然也曾想过另找出路，下过工厂，但那是太可怕了。阿O至今仍不願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阿O要去把自己的演講稿印成小册子，以便散布到各处去，于是下了工厂；还想發动工人暴动。誰料事情弄得糟到如此地步：工人不但拒絕排印，而且包圍了他。多可怕呀，工人怒吼着，举着拳头，那是狂怒的海洋啊！

“是什么时候？”工人指着他的鼻子問。

“……”阿O張着嘴巴。

“你是干什么的？”

“公民，純潔的公民。”阿O喃喃地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阿，阿夢歌。”

“你不是阿O嗎？”

“那是我的兄弟。”

阿O总算逃出来了，逃进一家小酒馆，喝了两口二锅头，才悟过来，命还是存在的。定神以后，又写一首诗：“人世是多么残忍哪！”阿O忽忽悠悠地走回大学来。

当夜，阿O去找秃头W，方知W已经投过去了。

“呸，秃儿驢。”阿O一边骂着一边又去找阿P。

半路上只见一条黑影一闪而过，那分明是阿P，手里捏着明晃晃的刀，阿O想道：“阿P真地在行动了，然而竟不來找我。”心里颇有几分不平，得赶上去。阿O拔脚赶了一段路，拐了几个弯，然而阿P直是向前跑。这时忽觉后面有无数的人追赶上来，阿O见势不妙，急抽身躲入二十五斋的门板后边，留神地看。

阿P拼命地跑，人群紧紧地追。阿P在跳墙的时候，因为太慌张，竟让自己的刀刺穿了肚皮，大概当时就断了气。

阿O到此由不平而绝望，由绝望而想要自杀了。

那一夜的后半夜，阿O决定用最后的时间来写遗嘱，遗嘱最好是用血来写，于是阿O咬破指头。大概遗嘱的文很长，两滴血只写了一半就尽了，只好下一半用红墨水代替。后来发现遗嘱中有两条是“白襯衫交给吴妈做鞋底；剪剩下的黑格尔全集由什么虎继承。”

写完以后，阿O走到未名湖边，身子向前一俯，只觉双脚离了地，此时阿O方恍然大悟，生命对他只有一次，再站起，已是来不及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然而没有喊完，脑袋就栽到了湖底。

后来才知道阿O这一次自杀并没有死，因为近来湖水被抽去浇稻田了，阿O只是倒栽葱地插到稀泥里，两个钟头后终于又见他回到他的宿舍。

“人生总未免要自杀的，至于自杀而未死这倒是件憾事。”阿O躺在自己的床上，这样想，“去他的吧，明天再来。”

阿○终于在末路中又得到了胜利。

第八章 阿○中兴的伙伴

阿○的鄰房孔丁己这些天来一直坐在方凳上，在那本孔家祖傳的老賬簿里，终于查出了“不学詩，無以言”这句话。他象找到了一颗珍珠，长出了一口气，想道：“OK，人們不学詩久矣，不学詩無以言，必起东方之文艺复兴方可救文化之淪亡。”于是孔丁己搖起头，学着他祖父孔乙己当年吟詩的調子，哼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

孔丁己是否姓孔，倒是个悬案：那事發生在咸亨酒店迁到天津以前，孔丁己回魯鎮过暑假，便到咸亨去喝酒。

“OK，温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孔丁己慢慢地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一边对櫃台里的伙計說。

掌櫃漫不經心地抬起头，对顧客望去，然而这一次他却楞住了，似乎有几分熟，于是冒昧地問：

“您可是孔丁己？”

孔丁己一边坐下来喝酒，一边不經心地“啊，啊”地应着。孔丁己是很清高的，不喜欢与俗人来往，今天应了兩声也还算瞧得起咸亨的資本家呢。

“您可是孔乙己的孙少爷？”掌櫃又問。

“啊，啊。”孔丁己不願去回答掌櫃的問話，只是“啊啊”地应着。

“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錢呢，您可替他还？”掌櫃說着就去取粉板。

“不，不是，我不姓孔。”孔丁己一边分辯，一边喝干了碗中的酒，把剩下的几顆茴香豆一把抓起，趁掌櫃取粉板的那当兒就溜之乎也了。

虽然这件事鬧得他是否姓孔，人們有些茫然了，但是他是孔乙己的过繼孫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同时在他回到北关大学后，也沒登报更改姓名。

孔丁己还有一件悔恨終身的事，就是他的癩腿。本来外貌長得倒也丰满，可是一切臨到头上的好事，几乎全被癩腿給弄糟了。先前他的腿原是很周正的。誰知有一年，他爬进靜修菴去偷蘿卜，竟被老尼姑發現了。

“阿弥陀佛，孔丁己，你怎么学起阿Q来，跳进园里偷蘿卜！……阿呀，罪过啊，阿唷，阿弥陀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蘿卜的。”孔丁己且看且走地說。

“上次是八月十五，現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窃……不算偷……”孔丁己沒有說完話，拔步便跑。一匹很肥大的黑狗追來。孔丁己就要爬上桑树，跨上土牆，不料被一个从衣襟里掉下来的蘿卜絆倒，大黑狗也趁势窜上来，一口竟咬掉了孔丁己的四个脚趾；从那以后就癩了。以后他鑽过兩回女浴室，也是因为腿癩跑起来不便當，而被抓住了。所以他的口头上常常挂着这样一句話：“一失足成千古恨。”

孔丁己下定主意参加阿O的伙，因为他認定阿O是偉人。于是学他的祖父又把茴香豆的茴字在桌面上划了几次。“要搞文艺复兴，第一步是把回字的四种写法告訴人們；第二步总要有些書……”这天孔丁己已經整宿未眠了，此时正是宁靜的清晨时分，孔丁己揮动着笔写着他的計劃。

“哎呀我的阿……O……呀，你为什么自……杀……呀？”

清晨的宁靜全然被这个哭声所打断。孔丁己猛然一惊，“怎么，阿O出了什么意外嗎？定是別人妒他，而害死了他。”他一边听着那哭声，哭声很婉轉，比剧院的女高音独唱好听得更多，又一边想

下去：“書總是要多一些的……”

“阿……〇……呀，你怎么死得这样早啊。”哭声已經变成了干嚎。这是秃头W穿着背心褲衩坐在未名湖边放声大哭。秃头W的哭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的。他本是个自以为很有本領的人，但是自参加了阿〇的“百万大軍”，阿〇却給他个馬弁的角色，已經九分委屈了；而去天津咸亨酒店，阿〇竟搶去了他的油煎大头魚，他便感到十分委屈了；以至于昨晚竟想投过去。当他听说阿〇在清晨跳湖自杀了，他忽然感到自己象失掉了什么，于是跑到湖边阿〇自杀的現場，蹲在石头上，把委屈和失去了阿〇的孤独，变成了痛哭，接着又变成了干嚎。

“〇K，W秃头，阿〇可真地嗚呼了？”孔丁己一溜一点地走来，把鼻梁上的黑边眼鏡向上推了推，向秃头W問道。不問倒好，这一問反倒使秃头W更伤心地哭起来。

“W秃头，阿〇可真是从这里跳下去的？”孔丁己又問。

秃头W把手一指，孔丁己看去，果然湖底的稀泥还留着一个西瓜大的坑，泥上还留着許多手印和脚印。“噢，阿〇在临死时还是作了掙扎的；書上都說自杀的人在死前的那一刹那要后悔的嘛！”孔丁己这样猜想着。

“那么尸呢？”孔丁己又問。这一問却提醒了秃头W，他停住了哭，向湖里望去，尸果然不見了。四只眼睛对在一起，呆呆地对望了一会。秃头W惊叫了一声道：

“不好了，昨夜生物系蔣腥人的狗脫了練子，一定是被它拖到野外去了。”

两个人决定沿着踪迹找去。在柏油的馬路上果然有稀疏的一滴一滴的稀泥的点子。这泥点子一直滴向二十五齋，两个人也就跟踪到二十五齋，又一直跟到三楼上，真奇怪，泥点就在孔丁己隔壁那个房間門前消失了。孔丁己本是走在前边的，此时他却倒

退了三步，頭髮也直豎起來，心里駭得發抖，他想：只要一開門，里边一定是一具被狗撕得碎尸萬段的阿○的屍體。可怕呀！孔了己推禿頭W去開門，他自己縮起脖子緊閉上了眼睛。禿頭W走上前去，輕輕地掀開一個門縫，只听里边傳出呼呼聲，禿頭W急速地倒退回來。孔了己急中生智，搬來几塊石頭，堵住了門，手里又捏了兩塊以防萬一。禿頭W登上桌子，砸碎了門上通風窗子的玻璃，探進頭望過去，只見阿○平伸着四肢躺在床上，臉上全是烏黑的泥，只露了鼻子和眼睛，正發出牛吼似的鼾聲。禿頭W喊了一聲“進！”孔了己把兩塊石頭向門上砸去，破門而入了。

這一次，阿○與孔了己結成了好友，阿○又生出了強烈的生的欲望，雖然阿P已經死了，世界上還是有正直的人在支持他的，不是禿頭W為他痛哭，孔了己找他入伙嗎？這一天阿○與孔了己做了一次長談，大都關於東方文藝復興的話。

“你也要學會寫詩的，不學詩無以言。”孔了己勸阿○說。

“詩嗎，我倒是很會寫的，也曾當過詩人，近來也寫了几首‘是時候了’，不過現在反倒不屑寫。”阿○答。

“‘是時候了’這首詩應該說是吹響了東方文藝復興的号角。”孔了己把手一揚，恰好打在阿○的疤上。

中午就見阿○又貼出詩來，雖然是孔了己幫他抄了拜倫和普希金的，但是都匿去了拜倫和普希金的名字而換了阿○的名字，有的貼在小飯廳里，有的貼在大飯廳前邊的布告牌上。

傍晚，阿○與孔了己坐在鎮上的酒館里。孔了己正用手指蘸了酒給阿○傳授回字的四種寫法。

“希臘的三大悲劇詩人的著作你可讀過。”阿○呷了一口酒問道。

“讀過的。”孔了己答。

“英國的？”“讀過。”“法國的？”“讀過。”“俄國的？”“讀過，世界

上的我已經讀遍了。”“苏联的新小說？”“每一本都讀过的。”

“那本，《鋼鐵是怎样煉成的》，可有些味道？”

“嘿，我是不讀这种煉鋼煉鉄的技术書。”孔丁己回答。

“文艺复兴总要有些大作家的，这角色只有我們来担当了。”

“O K，不是我們，豈有他哉，但是書总要多些的。”孔丁己又記起了書，这是他的本分，要搞文艺复兴焉能离了書。

在他倆走进書店的时候，已經灯火輝煌了。不一刻，孔丁己的衣襟底下已塞得滿滿的了。他急速地走出書店的門口，虽然他已經竭力裝得鎮靜，但仍是太慌張了。

“站住，孔丁己，又来偷書了。”一只手抓住了他的領子。

“沒，沒，你怎么这样憑空污人清白……”孔丁己急忙分辯。

那人用手一掀衣襟，一大叠書全数掉在地上，說道：“这是什么？”

孔丁己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条条綻出，爭辯道：“窃書不算偷……窃書？……讀書人的事，何况我在搞文艺复兴，能算偷嗎？世界是太不平等的，書店里有这許多書，而我，却一本也沒有。”

阿O見孔丁己露了馬脚，急忙走过来，大声講道：“你們全是不懂哲学的，偷就是沒偷，相对論对你們来說是半窍不通。”

人們立刻圍过来，圍成了一个水泄不通的圈子。孔丁己本是要逃的，但是他的癩腿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坏事，只向前跑了兩步，就跌了个狗搶屎。

人們扭起他来，奔公安局走去，他的腿也更癩了。

“孔丁己，你这腿癩不是因为偷蘿卜被狗咬的？”一个孩子在后边問。

“不要取笑，这是淮海战役負伤的。”孔丁己喃喃地答。周圍的人們立刻哄笑起来。

当孔丁己坐在法院拘留室的椅子上时，阿O沮丧地回到了二

十五齋。

第九章 最后的晚餐

当晚不知阿O是怎样度过的，翌日的上午阿O还躺在床上。他觉得，地球上只剩下这一塊自由的天地了，要当偉人也只有在这一塊天地里当。起先他觉得这塊天地有点小，而現在他却觉得無限的大，他在这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或是仰臥着，或是俯臥着，或是伸着腿，或是拳着腿。但是吃飯总要出去的，因为这里沒有米也沒有柴，即使有，阿O也沒学过烹飪术。于是阿O仍不得不走出房間来。

阿O在校園的馬路上逛着，虽然肚里餓得咕咕叫，仍是显出一付有精神的样子，口角上銜着微笑，尽管这微笑是假裝出来的，阿O仍然使勁抽紧臉上的肉，使微笑不至于消逝。阿O昂头挺胸地走了一段路，忽听得对面很熱鬧，阿O生平本来最爱看熱鬧，便即寻声走过去。

“我要求三个条件：第一、必須給我咸亨的油煎大头魚一盤；第二、必須賠我上次俠女来过后我丢的那只暖水瓶；第三，我至少要做八个鐘头的演說。”

阿O鑽进人群，原来是秃头W赤着精光的膊，穿着一件短褲头，躺在地上。

“有理总要到会上去說吧。”人們說。

阿O想：“哼，有趣，这秃头不知在鬧着什么玩兒？”

秃头W看見阿O站在身边更賴在地上不动了，指着阿O叫道：“上次咸亨的大头魚就是你搶去的，而我的暖水瓶也明明是你偷着送給俠女的，演說，我总是要演的。”

阿O猛然間悟到自己 and 这一場熱鬧似乎有点相关，秃头W的条件又全在他的身上，于是翻身便走。

“世上真地有些古怪了，秃头W也竟然与我对抗，像孔丁己这样的大富豪又进了法院，阿P，我所发现的第一个革命者，本可以做‘百万大軍’的总司令的，然而又自己刺穿了肚子，世上的好人不剩几个了。上次虽然給杜勒斯拍了电报，請他来北关大学爭鳴，然而他仅仅在大洋的彼岸叫了几句，大陆上的我們仍不得不孤軍作战。”阿O一路想着，忽然想起一个絕妙的計策来，于是跳上了小飯厅前边的擂台。

“人們哪，为了我的理想，你們可以像燒死达尔文那样燒死我吧。”阿O举着双手喊叫着。

“阿O，如果你願意死的話，你可以自由地选择怎样的死法。”人群中的一个人回答他說。

“我要絕食，絕食五天。”阿O使力地喊，此时他的肚子正餓得咕咕叫。

“如果你感到五天不够还可以更多些。”人群中的另一个人回答。

阿O使出了最后的力气唱了一句：“这是最后的斗爭……”，就跳下台来。

这一天的傍晚据全聚德的經理說，阿O从这里买走了十只肥大的烤鴨，八兩重的饅头五十个，还有其他的東西。

阿O从全聚德回来后，就准备了最后一次的晚餐。他向上帝做了祈禱，然后就吃了三只烤鴨，六个饅头，然后貼出了“絕食宣言”。

第十章 ……

整个的五天時間阿O都是躺在床上，閉着双眼，心里想：“全聚德的烤鴨味道的确鮮，不愧世界馳名。”五天結束的時候，烤鴨还有半只。

在第六天的时候，阿O又在校园里出现了，那时他是去张贴“开食宣言”的。身体的确略瘦了些，原因已经写在宣言里了：“绝食后光吃烤鸭馒头，口渴如烧，所以喝了冷水，不幸竟拉起稀来，每十三分二十秒就要跑一趟厕所的，以至身体瘦成如此状态，实因没有掌握绝食艺术所致。”

后来阿O怎么样了？传说很不一样，有的说不久就微笑着死了，有的说当年在大学毕业了，有的说“开食宣言”公布后不久他自己就回到未庄看管土谷祠去了。

反正至今下落茫然。

1957.7.12于北大

(选自北京大学《浪淘沙》)

林希翎右史演义 北京大学 常 宏

第一回 稗官开场陈主旨 狂女入学闹玄虚

古来有不少的英雄志士，生前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是为了维护真理，主持正义，这才挺身而出，与强暴相抗衡，与黑暗作斗争，死后博得了人们无上的崇敬。但也有那等寡廉鲜耻之徒，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不惜采用最卑鄙的手段，结果为人类所不齿。自从那东晋的桓大将军提出了“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宏愿之后，这般野心家们无不奉为至理名言，身体力行唯恐不逮。

话说一九五三年九月，正是高等学校秋榜发布，新生入学之际，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添了一个女生，名唤程海果——改

名林希翎，那是后話，暫且不表——乃浙江人氏。她原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那年他是十六歲。在部隊上一共呆了三年零十個月，可是光住醫院就有九次，耗去時間兩年之多。在余下的一年零九個月里，又去掉三個月學習，實際工作時間，連頭帶尾也不過一年零幾個月。看官！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里，却因為她挑剔跳槽、見異思遷，一連調動了十三次工作！她在部隊上自由散漫、吊兒郎當，成天做的是飛黃騰達的美夢，找的是平步青雲的高梯。那領導上雖也一再進行教育，無奈她身在軍隊，心在學堂，多少好話，全都當作了過耳清風。部隊首長念其年紀尚輕，雖有缺點，還可改造，這才送她進了人民大學法律系。臨走之時，部隊首長對她說道：“程海果同志！你有些小聰明，但却有很大的缺點，今後如能去其短，揚其長，你會成為一個很有用的人材；否則就很難設想了！希望你能注意。”這些都是舊話，提過就罷。

且說那程海果，來到人大之後，自是興高彩烈，早把部隊首長的教誨，忘得一干二淨了。她到處憑着那点小聰明，能蒙則蒙，能騙則騙。有一次她把圖書館的書中插圖撕了下來，裝飾自己的房間，經人發現之後，對她提出了批評，她不但不接受，反而抵賴詭辯，說是為了“鍛煉性格”。又有一次，她把膳費退了出來，到外面去大吃大喝；揮霍完了之後，卻又躡進飯廳去白吃飯。人們說她這樣不對，她就撒起潑來，說什麼“肚子餓了怎麼辦”？似這類丑行奇事非止一端。這雖是小節細行，也足見她的人格是何等低下！

這一天，程海果在床上四仰八叉地躺着想心事。她想到如今已進了大學，真是天隨人願；四年畢業之後就是專家，总算沒辜負二老雙親盼女成名之心。不料她剛一想到父親，就暗暗罵了一聲“老混蛋”。她恨她那位歷任國民黨縣稅務局主任、民政科長等

职的父亲太沒有良心，不該停妻再娶；更不該在解放前夕携妻私逃。轉而再一想，她又不恨了。因为若不是父亲逃走了，她怎么会和母亲搬到乡下呢？不搬到乡下去，又怎会在土改中落上这个“貧农”成分呢？她心里想：“这次进大学，說不定还是沾了这个‘貧农女兒’的光呢！”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

那程海果正在回想自己的身世，忽听外面有人尖叫了一声“快出来看呀！”她不禁吃了一惊，赶紧爬起来就往外跑。当下出来一看，只見本班的小周对着天空，正在凝望。她走了过去問道：“看什么？小鬼。”程海果原是好以活潑嬌憨来掩飾她的粗野放縱的。自到人大之后，見班上都是老干部，她想把人家比下去，所以就装出一副老練諳达的样子：表明她也是个“老革命”。但她又怕这一装更显出自己生得老相来，一則因为“英雄出少年”，老了不奇特；二則老了对自己也不利。好在程海果仗着自己的聪明和父亲的傳授，也就沒讓这件事情难住。閑話少說，書归正傳。

且說小周回头一看，見是程海果，就埋怨道：“你不早出来！兩架噴气式‘呼’一下就过去了！”程海果一撇嘴說道：“有什么稀奇！我在部队上都嫌它吵得慌！”其实她还不是和小周一样，才見過几次噴气式飞机！

那小周一听，不免驚訝地說道：“真想不到！你是从空軍来的呀？”程海果見人家这样敬重自己，就滔滔不絕地說起她的光荣史来。小周問道：“程姐，你什么时候參軍的？”程海果笑了笑說：“我參軍的时候，恐怕你还穿开襠褲呢！那是家乡解放以后的事。我們家是貧农，翻了身嘛！我就參軍了。部队的生活可真有意思！我当文化教員的时候，許多老首長見了都得給我敬禮。軍队紀律嘛，沒說的。战士們哪个不爱戴我？誰見了都叫我‘亲爱的程海果导师！’要不是我服务态度好，成嗎？——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小周听了这话，对程海果着实欽敬，不免“嘖嘖”了兩声，又問道：“那么說，

程姐今年得二十多了吧？”程海果把臉一紅，俄延了一下說道：“哪……哪里，我才十七岁呐！”小周不禁暗地贊嘆起來：“看人家！大約七、八岁就參加革命了！”當下又夸獎了幾句，這才分手走開。

再說那程海果，自從和小周談過她的年齡之後，到真地勾起了一樁心事。原來她在部隊曾跟一個姓游的軍官談過戀愛，不過自到大學之後，她很想甩掉這個“當兵的”，另找一位年輕瀟灑的意中人。只是一時物色不到合適的，這才採取了個權宜之計，先跟游其仁敷衍着，一待找到個如意的人兒，再跟他一刀兩斷。為此事也不知她費了多少心血，思考了幾個夜晚，最後這才選中了一個。有分教：損人利己，謀奪有婦之夫；毛遂自薦，甘作挖牆之人！不知程海果選中的是哪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求愛不成遭羞辱 入團未准挨批評

話說那程海果，經過反復思考，才想起了和她經常跳舞的一位同學，名喚牟生。此人不獨生得儀表非凡，而且革命資格甚老，又是一名共產黨員。真是大有可為呢。正是：主意業已拿定，只待機會到來。

這一天合該有事。牟生吃過午飯，正從飯廳往宿舍里走，那程海果上前打過招呼，便相跟來到牟生的房間，立馬橫刀地往床一坐，說道：“我想跟你作個‘朋友’！”牟生笑了笑說：“我有愛人了。”程海果好像有些激動了，一下從床上站了起來，說道：“我只要柏拉圖式的愛！你……”牟生趕緊接過去說：“這不好！這是不道德的！”

那程海果不聽這話猶可，一聽牟生竟說出這等不客氣的話來，哪里能按捺得住，登時出言不遜，沖出房去。

且說那程海果，回去躺在床上一面暗罵牟生，一面琢磨起這事失敗的原因。她想：“牟生這人看來生得聰明伶俐，大約是讓教

条主义束縛住了，所以才不敢接受我的爱。”她想，这是問題癥結的所在。因为她曾比較过双方的条件，除了她沒有入党入团而外，两个人可以說門当戶对，样样般配。

当下程海果越想越惱。在部队时，团组织曾有意將她列为培养对象，可是她認為团员不如党员吃得开，要入就得入党。等她揣摩出入团也未尝不是入党的可靠阶梯的时候，已經晚了。这真是“聪明一世，糊塗一时”！必須坚决爭取入团。

过了几天，程海果遞了入团申請書。上面写道：“我像孤兒一样被关在团的大門之外，流浪，流浪，流浪……”

有一天，团支部書記找她談話。程海果心里暗自高兴。想道：“有門兒！大約因为我是老革命，要特殊照顧！”不想那团支書劈头第一句就說道：“程海果同志！你現在要求入团了，这是很大的进步，不过你對自己应要求严格一些。你要很好地改正缺点。就拿牟生那件事說，可对嗎？”程海果一听是来找她談这个，就不耐煩了。当下說道：“入团就不能自由恋爱了嗎？”支書說：“这是从哪里說起！自由恋爱也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况且你是学法律的，难道……”那程海果哪里听得下去，气汹汹地說道：“你也是个活教条！我是个有稜角的青年，別拿些鷄毛蒜皮的事来磨我，那……那我宁可不入你們这个团！”說罢，扭头就走了。

自跟团支書談过話之后，程海果很是气愤，心里不断地盤算：“媽的！这个社会越来越法西斯化！恋爱不自由，政治上也不平等。我和那群混蛋們同是一九四九年干革命，他們都入党的入党，入团的入团，可我为什么跟私生子一样，舅舅不喜，姥姥不爱……”她忽然就想到父亲常說的話来：“人应当靠自己，別的都是假的。”她想：“此話有理，等姑奶奶干出个样子給你們看看：那时你們这群混蛋，拿紅白帖子請我入团我都不入！”

程海果自从这次政治投机沒得逞，就想要在別的地方打主意了。

她想，只要有了名，有了地位，有了錢就好了，別的都是騙人的假話。一天，她忽然看到一件事，不禁抓耳撓腮地樂起來。有分教：遽爾成名，遂令狂女手舞足蹈；忽然垮台，管教蠢物胆戰心驚！不知程海果看到了什麼好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識機會拼湊杰作 鑽空子追求虛榮

話說程海果，有一天隨便翻閱《人民日報》，瞥見一篇文章，題目叫《質問文藝報》。原是袁水拍同志批評《文藝報》不該壓制新生力量的。程海果一看，高興起來。她想：“這真是‘時來風送滕王閣’啊！也是我祖上的陰功，父母的德行！這該當我出頭露面了！”原來她想借着《文藝報》檢查工作之際，撈它一把，以便扶搖直上，作個李希凡、藍翎第三。當下她想：“二三流的作家不搞他；‘砍倒大樹有柴燒’，不免把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來干他一家伙便了。”可是問題又來了。巴爾扎克總集的名字叫《人間悲劇》還是叫《人間喜劇》，她有些不清楚；好在她“聰明”，她找到了一些有關巴、托二翁的傳記、簡評。這才東抄西湊地寫成了一篇百衲衣式的《試論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的世界觀和創作》。

程海果想，這文章自然要寄給《文藝報》了，他們剛受了批評，一定會“慄然知懼”，到時再一威脅，不怕他們不發表。文章上署個什麼名呢？她著實費了一番斟酌；幸亏她想起從前有位高老夫子，由於“驟慕俄國文豪高君爾基之為人，因改字‘爾砮’以示景仰”的故事來，她於是靈機一動在文章上大書了三個字——林希翎。看官記住：程海果從此改名叫林希翎了。

且說那林希翎改了姓名，一來是遵行“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古訓，二來是想拿這名子吓唬編輯，叫他們望名生畏。她把文章寄給《文藝報》之後，真個是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坐不住，站不穩，一天給《文藝報》打幾次電話，一回罵他們“官僚主義”，一回

又罵他們“压制新生力量”。那《文艺报》又何尝敢“压制新生力量”呢？只是因为林希翎这篇“杰作”太难处理了！万般無奈，最后指定專职干部二人，煞費苦心地徹底改寫了一番之后，才決定發表。

林希翎获知喜訊，乐得猛然一跳，离地足有三尺高，大吼一声：“我的兒！想不到你也有今天！”說着就到处串門，向人揚言：“我成了文艺界的‘新生力量’了！这一期《文艺报》上署名林希翎的那篇文章，就是我写的。李希凡、藍翎过去还采納过我不少的意見呢。我們老朋友了！”她又找人說了無數好話，借得一笔錢，又是酒又是烟的，在云里霧里，自我陶醉了一番。这一天林希翎处处感到有些异样：太陽变得小了，天也似乎低了，只有烏鴉变得小巧玲瓏起来。到了晚間林希翎躺在床上，長久不能合眼，剛要蒙瞶地睡着，門响了一下，走进一个糟老头子，自称是巴尔扎克，說是特地向她求婚来也。那希林翎一听，不禁罵道：“什么癩蝦蟆！你还不配！”啪地一巴掌打在巴尔扎克的腦門上，手突然一陣劇痛，掙扎着醒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原来是南柯一夢！

林希翎自成了“青年作家”之后，身架也就变了。走起路来，兩眼朝天，前胸挺得老高，兩肩前后摆动。天天酒瓶不离口，紙烟不离手；不是給《文艺报》打电话要房子住宿，就是要《文艺学习》給她送戏票，真是非同等閑之輩！

一天有人問林希翎說：“程……啊……林希翎，好久沒見你上課了？你……”林希翎“咳”一声嘆了口氣，然后抱怨道：“你不知道我多忙！《文艺报》副主編金鏡同志，非要我給他們写篇四万字的論文不可，我說不行啊，我太忙了！他說‘你謙虛嘛！咱們老朋友了，無論如何你得帮我这个忙！’——你說我能駁他的面子嗎？真把我害苦啦！”說罢又皺了皺眉，搖了搖頭。

林希翎正在得意之际，誰知法律系党团組織偏不湊趣，一再提醒要她力戒驕傲浮夸，不要走入歧途。使她着惱的是那《中国

青年报》不該說她灵魂里長着膿瘡，一下子揭穿了她的老底。当时她气得發昏，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肚去。他本想到法院去，一狀子告倒法律系的党团干部和《中国青年报》。未料事有未諧，人民法院、人民大学和团中央領導上經過联合調查，認為林希翎的訴狀，事实根据不多，子虛烏有不少，不能構成刑事訴訟，于是，对林希翎提出善意的劝告。那林希翎对此合理調解，虽然提不出什么异議，可是內心里还是怨气不出，甚而至于迁怒于百般爱护她的共产党、共青团，一步步走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后話不表。

且說林希翎官司沒有打成，便宜倒是占了不少。这使她很是得意。一件事，是那《中国青年报》有感于对她的批評过于猛烈，要对她表示团结教育的赤誠，特意請她跟随报社記者，到玉門油矿去體驗生活，帮助她改造思想，培养她的写作才能。第二件事，是她因此結識了共青团机关里的一位机要秘書。此人名叫卞节，行为甚是不端，竟然把首長的机密文件偷給林希翎看。至于他倆情誼之深，从这兒也就可見一斑了。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久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又不久下达積極进行整風的指示。共产党邀請了各方面人士座談，傾听意見，改进工作。座談会上，提出了許多善意而又尖銳的批評和建議。不想那些居心叵測的右派分子，借此机会对党惡毒进攻。工人农民見此情况，怒不可遏，那些正直的人士也都义憤填膺。

且說那林希翎，对党早就怀恨在心，無縫都想下蛆，見此情形豈能不喜形于色？她成天鬼鬼祟祟地跑来跑去：一面在学校里招兵买馬，物色同类；一面在城里找卞节探听消息准备“彈藥”。这天她从城里兴冲冲地回到了人大，叫上兩名嘍罗，馬上就走。有分教：湖光塔影，怎容蝦兵蟹將作乱；園清林秀，豈讓牛鬼蛇

神逞凶！不知林希翎有何活动，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潜入燕园播流毒 溜出北大吃败仗

話說林希翎从卞节那兒知道了些高等学校里鳴放的消息，得意洋洋地回来对她的嘍罗說道：“走！跟我到北京大学見識見識世面去！”

原来这时北京大学正是鳴放初期。有一小撮敗类首先貼出了反动的大字报，向党进攻。其中有自大狂譚天荣、被寬大的反革命分子刘奇弟、大鬧女浴室的流氓李燕生、窃書賊李任、章乃器的干兒許南庭……全是些品德有亏的無耻之徒。他們竟妄以“时代的先驅者”自任，陰謀趁机蠢动。

且說林希翎帶領嘍罗来到北大，为了發現“人才”，便于“点火”，先巡視了一下大字报，她覺得別人都平平，只有譚天荣、刘奇弟、崔德甫、王国乡等最为杰出。看完之后，天已黑了。她所說，法律系的学生，今晚要跟王国乡、刘奇弟等人，辯論“胡風是否反革命”的問題，便决定留下放一把火。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下林希翎不經介紹，就跟刘奇弟、崔德甫、譚天荣等人一見如故了。

晚上，“民主講台”的場地上灯火輝煌，四周坐滿听众。台上發言的一个接着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从文艺观点批判胡風的反动思想，哲学系的学生从理論上証明胡風言論的惡毒，法律系的学生从法律观点上肯定胡風是反革命。右派分子一个个像鋸了把的葫蘆，張着个大嘴說不出道理来。听众高兴了。就在这当兒，台上忽然跳上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認識的人說：这是刘奇弟。

当下刘奇弟站到台上說道：“現在我們請人大法律系的学生、青年女作家林希翎同志来講几句话。”台下听了都窃窃私議起来。知道的噗嗤一笑說：“嗨！原来是她呀！”不知道的則感到新奇：“作

家：——这倒要領教一下！”

林希翎往台上一站，立即把左手当腰一叉，右手微微一举，等待着听众的热烈掌声。可惜台下只那么稀稀落落地吧啦了几声。林希翎这才开口說道：“刘奇弟同志要我給大家講一講青年人怎样生活这个問題。首先我得声明：今天我不是来參加辯論的，我是来这兒看看我的老师何其芳，跟他商量一下我調工作的事。”熟悉她的人，明知她不會受業于何其芳，又在吹牛罢了；不摸她底細的人，却認為她真不簡單，何先生还是她的“老师”呐！

林希翎老臉厚皮地繼續說道：“我是个貧农的女兒，小时在工厂里作工，十三岁参加革命，又在軍隊上呆了多年，文化水平不高，講得不好，大家別見笑。”台下并不領情，“轟”地一声笑了。

林希翎随即提高了嗓門，盖过笑声繼續說道：“青年要独立思考，不能盲从。我們毛主席是好的。可是下边的都是些混帳！我們要反……”这时四面八方都喊起来：“叫她滾下来！不許她胡說！”“不能讓坏家伙爭鳴！”林希翎真想不到北大同学竟然这样缺少“民主”傳統，不由地显得有点慌張了。刘奇弟这时在台上也急得抓耳撓腮，团团乱轉。倒底是林希翎見的世面大，鬼点子多。她兩手在空中直摆，要大家靜下来。台下这时有人喊道：“要她把毒水都倒出来，看她講些什么！”

台下稍为安靜下来。林希翎想鑽空子，爭取合法的斗爭。她馬上又講起来：“百花齐放，自然也讓毒草放。这是主席說的。現在党整風，要大家‘鳴’，以便改进工作，只要‘鳴’得对，就是反革命也應該讓他鳴！”台下又怒吼起来，坚决要把林希翎轟下台去。这时台下遞上来許多張条子。林希翎随手打开一張，上面写的是：

你說你是貧农的女兒，如果不是党，你能进大学嗎？是誰把你培养到今天这样的？你罵党是混蛋，你良心何在？回

答我！

林希翎看过之后，非常尷尬，实在無法回答。她眉头一皺，計上心来，放声說道：“有个条子，我念念大家听听：‘林希翎，你这个娼妇养的歪刺貨！丢尽了你上八代的臉。你滿嘴里放屁拉騷！再胡說，小心坐牢！’——这罵得多么無耻呀！我回去就想进監牢！你們……你們，欺負我是个女孩子！啊……啊！”說着說着她兩手捂住臉，竟然嚎陶大哭起来。当下二帅刘奇弟，軍师王国乡、崔德甫等，赶紧上前扶住林希翎，把她攙下台来，一声呼哨，向校門蜂拥而去。跟来的几个嘍罗也从陰暗角落里鑽出来，夾着尾巴逃去了。有分教：群丑聚会，陰謀全国点火；一人逞能，妄想北大冒烟。要知林希翎逃到哪兒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办《广场》群丑献策 搞陰謀女將逞能

話說林希翎率同一群嘍罗，狼狽逃出了北大南校門，环顧左右沒有外人，这才开口說道：“群众被权威思想束縛住了，一时难以提高觉悟，这得从新制定策略。王国乡、崔德甫在嗎？”兩人应声站出来說道：“在！”林希翎吩咐道：“我看譚天荣、刘奇弟兩位的大字报，写得太露骨了，在群众中容易被动，今后恐怕不便于出面。你們兩位是学新聞的，應該設法組織人力，尤其是要物色学校里隱姓埋名的能人。三天以后，你們帶着名單到我那兒去商量大事！都回去吧！”当下北大的几个敗类，像奉了聖旨一样，乖乖地回了学校，那林希翎也帶着同来的几个嘍罗自回人大不提。

且說三天以后，王国乡和崔德甫帶着名單和一个綽号張光头的“隱姓埋名的能人”代表，一同到人大“晉見”林希翎去了。他們一行三人来到林希翎的住处，只見屋里已有好几个人在等候了。当下經林希翎介紹，这才知是人大方面的同道者。彼此道过“久仰”，崔、王把名單遞給了“女王”。林希翎發話道：“如今群众的

思想都凝固了，首先應該進行宣傳，擴大我們的影响！”王國鄉胸有成竹地說道：“我提議辦個刊物，跟保守勢力爭取群眾。這個鬥爭是長期的、艱巨的，而且是複雜的。我們一定要干到底！”林希翎拍掌贊賞，并作補充說：“說得對！十九世紀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給我們提供了這條經驗。”遂回頭向崔德甫問道：“你說呢？”誰知那崔德甫正仰着臉，對林希翎望得出神，經這一問，才猛然一驚，“啊啊”了兩聲，隨口答道：“太對了！應該上街！”林希翎斜了他一眼，輕輕罵道：“冒失鬼！”

就在這時候，眾人眼前忽然一亮。眾人定睛一看，原來是張光頭。閃到了屋子中間，他把頭一搖，在空中劃了個圈圓，右手迭起兩個指頭來，一句一頓地說：“要鉛印！發行全國！在全國點起火來！”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對極！”“妙極！”當談到如何鉛印的時候，大家躊躇了。林希翎這時滿有把握地說道：“沒什麼關係。我讓《文藝學習》給印！”這時嘍羅們對林希翎奉之如同神明，又有点被“勝利”冲昏了頭腦，全不想那《文藝學習》乃中國作家協會所辦的刊物，豈是她林希翎開設的反動印刷廠？嘍羅們當下對林希翎贊不絕口，那林希翎也樂得假意謙虛幾句。當場經過討論之後，作出了兩項決議：創辦的刊物，定名《廣場》；主編圈定張元勛。

林希翎環視了一下屋里七長八短的几个嘍羅，滿意地笑了。隨着就說：“人大這邊的問題，我們早已決定了。北大的事由你們几位負責。我們的目的是很明確，那就是要……”說着兩手掌朝外推了兩下，暗示要把野火延燒全國各地。她又對着那几張呆滯而愚蠢的面孔問道：“懂嗎？”只見几个腦袋，一起機械地點了一下。有分教：連哄帶詐，希翎弄權術，調兵遣將，人大布機關。欲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看貨色佯作敗陣 吐毒水真当胜局

話說林希翎和北大的一群小丑，決定辦個刊物，以便煽動高等學校鬧事。當時她躊躇滿志，以為這回即使搞不出個“匈牙利事件”，可也夠共產黨受的。却不料北京大學的學生煞是厉害！那王國鄉和崔德育幾個嘍羅，回到北大剛一活動就被識破了。學生們沒讓《廣場》這個孽種出世，就把它憋死在娘肚里了！後來在反右派鬥爭中，這群敗類一個個作了落水狗。這些都不在話下。

且說林希翎，在人民大學早已名譽掃地。但她並不甘休，很想把人大搞得個烏煙瘴氣，好混水摸魚。然而人大的學生却並未睡覺。她跟她那批嘍羅們一舉翅膀，大家就知道她往哪兒飛了。於是人大學生會主動召開辯論大會，邀請林希翎發表她的“演說”，先看看她的貨色。那林希翎真個利令智昏，居然樂不可支，想要演一出“單刀赴會”。

、這天晚上大會開始之前，林希翎就先往《人民日報》打電話，找鄧拓同志，要他派記者參加她的“講演”會，接着又給團中央、《光明日報》打電話，要他們來人恭聆懿訓，從她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來看，仿佛勝利唾手可得了。

她因為在北大吃了個虧，不敢那麼冒進了。她知道群眾的思想多半是“凝固”了，不會接受她的“新見解”。所以她決定採用“小捧大罵”、“虛撫實打”的辦法。她一開始就先表明她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她也相信社會主義是美好的，可是馬上調轉話題說，中國目前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生產水平還很低下。當然她也就不愛中國目前這個社會了！隨着她就肆無忌憚地詛咒起來。她肯定地說：“現在的社会太黑暗了。农民生活沒改善，工人到处都罢工，去年我到玉門去，一路看到了無數起的罢工事件！并且玉門就發生了小匈牙利事件。很多工人都找我申冤。”

台下的听众憋不住了。许多人此起彼落地高呼不能容忍反动宣传，要她滚下去；可也还有少数人欣赏她的“勇敢”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觉得林希翎说的有理，就自动“皈依”她了，纷纷跑到台旁，要求林希翎坚持讲下去。那林希翎看到这种情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辩论会的主席想：“这次会原是要她亮亮货色，目的达到了，不如散会。”就宣布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以后继续开。”支持林希翎的那些家伙以为他们占了上风，兴高采烈地簇拥着林希翎得胜回朝。有分教：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当场出丑，方晓众叛亲离。

第七回 乐观冒进希翎遭惨败 急流勇退谭嫣授真经

话说人大的第一次辩论会，只是让林希翎吐了吐毒水，亮了亮货色，并没准备当场批驳。人大同学经过摸底，作了充分准备，不久就召开了第二次大辩论会。林希翎来到会场，神气十足，她那些喽罗们也都一心一意地准备着和林希翎共享“胜利”的欢乐，不料第一个上来发言的就不简单。一下把林希翎那些论点个个击破了。这发言人说：“林希翎表面拥护社会主义，实际反对社会主义。她先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那她还会拥护我们的新社会吗？按照她的说法，中国目前生产水平不高，所以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美国才是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喽！”台下一阵哄堂大笑。其他发言人接连上台，把她捏造的“事实”也都一一加以揭穿：她说玉门发生了“小匈牙利事件”，纯属捏造。其实只有两个初中毕业生，因为不愿作行政工作，坚持要学技术，旷工两天，经过说服教育，早已改正错误。这位发言人最后又质问林希翎道：“跟你同行的两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证明你在火车上一路大骂乘务员混蛋，躺在卧铺上不动一动，怎么能看见沿路工人在“罢工”呢？如真像你说的，跟你同行的人怎么一无所见呢？”林希翎眼看讲

話揭穿，大勢不好，便想溜走了事。不料讓大家瞅見，台下就有人喊了起來：“溜走不算好漢！”那林希翎萬般無奈，只好坐在那兒。她一會兒用報紙捂住臉，一會兒兩手抱住頭，一會兒用手堵住耳朵。可是群眾並不就此罷休，一定要她當場回答大家的質問。她着實慌了起來。

林希翎站在那兒，兩手不再叉腰了，口齒也不那麼清楚犀利了，她支支吾吾，一會兒說大家誤會了她的原意：“我的意思和毛主席的一樣，只是沒說清楚。”一會兒自食前言，裝嗔作態：“昨天說的不算！我是跟你們开玩笑來着！”最後一切伎倆用盡，只好自我解嘲似地說：“原來我是說跟大家一道來探求真理的，誰能保險不說錯？大家何必認真呢！”

林希翎完全陷於孤立了。受她迷惑一時的人也逐漸看清了她的一付丑惡面目，而高揚義旗，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了。只有她的幾個忠實信徒還在執迷不悟，負隅頑抗。

林希翎這時方寸已亂，急得像走馬燈一樣，來回地团团轉。她又悔又怕：後悔的是，為什麼忘記了胡風的失敗教訓，也“被樂觀估計所蔽，終於冒進”，以致弄到這等地步呢！害怕的是，幾個親信嘍羅一起反，如果把全部活動和盤托出，那就更是“媽媽的”了！偏偏在這最吃緊的關頭，她那位乘龍快婿卞節，見事不妙，下了一封“哀的美教書”，跟她斷絕了關係！這不啻砍掉她一只左臂。那份惱火就不用說了。她盤算着：“糟透了！最重要的是保住殘局，不要完全敗露！”常說狗急跳牆，人急生智，這時林希翎靈機一動，腦子里活脫脫地浮現出她那干媽來。

看官！你道林希翎這位干媽是何等樣人？原來她名喚譚惕吾，早年在北平大學讀書的時節，信奉國家主義，原是當年學生中的一個右派。後來因為她善於觀測政治風雲進行政治投機，遂出落為一名女政客。解放後，黨和人民以不拒細流的海量，請她參加

了“政协会議”，并选她作了人民代表。

在这次整風期間母女也短不了相見，譚惕吾面授机宜，确也帮过林希翎不少大忙。

这些表过不提。且說那林希翎一想到这兒，沒再犹豫，会后便去找她干媽譚惕吾。

再說那譚惕吾近日来也正是泥菩薩过江，自身难保。皆因她跟一个名喚黃紹竑的老相識，在整風运动中合伙向党进攻，目下民革小組正在清算她的反动言行，几乎弄得她無处藏身。这天本想閉門打打算盤，想法蒙混过关，不想林希翎一脚闖了进来。譚惕吾劈头第一句就說：“你可来了！干媽正要找你呢！你可千万不能把咱倆的关系說出来呀！”說着就把她自己的情况告訴了林希翎，林希翎也述說了一下自己的困难处境。兩人正在“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时候，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子。

看官！你道这又是何等样人？原来他就是黃紹竑，曾官拜蔣家王朝广西、浙江兩省省主席。在任上刮了無数民脂民膏，屠杀了不少的革命志士；后来又挂起“拥护”共产党的招牌，混进人民队伍从事政治投机。在这次整風中他也乘机大放厥詞，对党肆意誣蔑。并且还曾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机密文件，供給林希翎作为向党进攻的“彈药”。这次黃紹竑赶到譚家来，也是为了商量“战略退却”的，这三人本都同气相求，况又同病相憐，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尽”的了。那林希翎本已够狡猾的了，可是“姜是老的辣”，比起譚、黃二人来，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当下經他們的“啓發”誘导，林希翎恍若醍醐灌頂，仙丹入肚。林希翎大悟之余，竟又想出一条妙計来。有分教：仙师指导有方，常生奇計；女弟妙悟無穷，頓出花招。要知林希翎又生何妙計，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兩同学竭誠請开会 三仙姑假意中魔障

話說林希翎在譚家一連住了七天，這才滿載而歸。回到人大，她就宣稱“有病”，大會小會一概不參加，可是她却在背地里積極布置“退却”。这天她偷偷地把親信嘍羅衛試沼叫到她房間來，先是跟他灌了會迷魂湯，然後才談起“公事”。倆人密談，剛剛入港，那門兒“砰砰”響了兩下，隨着“吱呦”一聲進來兩個人，他倆抬頭一看，原來一個是團支書史珍禮，一個是小周。林衛二人不免有些慌張，林希翎就勢床上一歪，隨口哼了起來。衛試沼尷尬地站起身來，“啊啊”了兩聲，沒說出一個字來。史珍禮不知底細，向林希翎問道：“你病了嗎，程海果？”——看官不要誤會！法律系班上並不尊敬這位“青年女作家”，一向宣呼本名程海果，這叫我說書的又有什么辦法呢！——閑話少說。那林希翎既是“有病”自然就不能說話了。只見那衛試沼像煞有介事地說道：“嗯……嗯，你不知道，一盒火柴少了半盒！可能她吞……吞下去了，剛才還嘔吐來着！”這時站在後邊的小周煞是機靈，環視室內並無嘔吐痕跡，就故作驚訝地問道：“那可不得了！干嘛不找醫生灌腸呀？”這句話正好觸痛林希翎的心病。她就突然像三仙姑上了神似地，將頭髮一把扯亂，雙腿在床上不住地亂蹬，口中大聲嚷叫起來：“哎呀！媽呀！我怕！啊……啊”嚷着嚷着又從床上坐了起來，兩眼瞪着天花板指指划划地胡說起來。“那是什么鬼！鬼！鬼！——你們都給我滾出去！”

史珍禮見她裝瘋賣傻，立即嚴厲地說道：“你放明白點！這個當不了事！一會請你參加辯論會！”說罷就跟小周往屋外走，小周一边走一邊對史珍禮調侃地說：“這場趣劇真可以賣票呢！”

林希翎自此裝瘋賣傻，酗酒佯狂，企圖執行他跟黃、譚的攻守同盟，避免交代問題。她真可謂無耻之尤！寫到此处，說書人暫且擱筆，欲知林希翎下場如何，還要看他今後的表現哩！

戏曲

群丑末日

顧 真

人物：譚天才 北大右路軍大元帥

龍美樺 北大右路軍軍師

張不忠、劉希奇、王邦村、楊道、叶山芋、崔德無、嚴下羊、陳爰打均為右軍大將，張龍、沈虎 右軍正副先鋒，跑龍套數人

時間：1957年5月中至六月上旬。共產黨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開始了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從愛護出發，助黨整風。而有些宵小之徒，認為時機已到，趁火打劫，紛起進攻，於是在北大演出了這一幕丑劇。

（幕啓。張龍、沈虎躡手躡腳地上場，東張西望，見沒有人，胆子才大了些。）

沈 大哥請了。

張 賢弟請了。

沈 數年來，悶聲吞氣，事不從心。如今到這塊無人之地，好不叫人舒坦也！

張 賢弟，此次奉了譚大帥將令，前往共產黨陣內探一虛實，約定吹角為號，待我等急快趕路，不要誤了大事。

沈 大哥言之有理，待小弟馬上加鞭。

（兩人在場上跑馬）

張 且住。前面已至共產黨陣地，待我了望一番，以觀動靜。（張

作了望狀)賢弟,你可看見陣內大字報累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沈 果然,其中一張“大胆的建議”似乎還是軍師手筆。

張 賢弟眼力不差,那是龍軍師為動搖敵人軍心,而偷偷貼上的。

沈 軍師神機妙算,真不亞諸葛再世。

張 閑話少說,我看敵營內秩序混亂,正是進攻的好時候也。

沈 是時候了,何不吹起号角,以迎大軍。

(張、沈拿出号角,“嗚嘟嘟”地吹響起來,其聲沉重、憂郁,如訴如泣,夾雜几声粗暴之音。)

(龍套數人搖旗吶喊上。張不忠、劉希奇、王邦村、楊道、叶山芋、崔德無全身披挂,手執十八般武器上。隨後譚大帥左手執着白色的上方寶劍,背上插着四面“否定”之小旗,上。軍師龍美樺,羽扇綸巾,披着一面“馬列主義”的大氅,隨在右側。)

張、沈 小將參見大帥。

譚 免禮,兩位將軍辛苦了。共產黨陣內虛實如何?

張 共產黨陣內本已不安,小將等吹起号角后,更為混亂,也沒有人出戰,想大多數人都睡着了。

譚 天助我也。眾將官!

眾 有。

譚 時機不可多得,將所有毒箭盡往共產黨射去,眾嘍羅一旁吶喊助威,虛張聲勢,不得有違!

眾 得令。

(眾嘍羅吶喊、謾罵、造謠、污蔑,眾將向共產黨作射箭狀)

譚 諸位將軍,看本帥親自射他三枝毒箭。

(彎弓連射三箭)

眾 好箭!

龙 （諂媚地）大帅名不虛傳，果然是好箭呀！

譚 （更为狂妄）本帅箭無虛發，箭箭射中要害，你看共产党陣內無声無息了。

龙 托賴大帅洪福，竟然馬到成功，旗开得胜。

譚 （仰天狂笑）哈哈！哈哈！諒此輩“白痴”，無知小兒，怎敌得过本帅的百万大軍！

众 哈哈……。

譚 龙軍师，吩咐摆宴庆功。

（摆宴后，众人举杯祝賀）

譚 龙軍师，此战大胜，当推張、沈兩先鋒之号角，应如何行赏？

龙 依山人愚見，应各賜“桂冠”一頂。

譚 軍师高見。本帅再賜“时代詩人”头衔。

張、沈 （打恭作揖）謝大帅栽培。（小卒上）

卒 报，營外有二个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求見大帅。

譚 軍师，你可知自由主义者为何許人也？

龙 說起自由主义者倒是一条独胆好汉，想当年他与衛道者孤身奋战，山人曾冒名教条主义者，救过他一命。

譚 如此說来，也是吾道中人，有請。

（小卒下，不一会，严下羊，陈爰打上）

严、陈 參見大帅。

譚 免礼，一旁賜座。

严、陈 謝大帅。

譚 兩位壯士来此有何貴干？

严、陈 聞大帅高举反社会主义大旗，向共产党进攻，某等早有此心，特来投效。

譚 兩位先生如能助某一臂之力，日后功成，有福同享，高官厚

祿，决不食言。

严 敢問，哪位是龙軍師？

龙 山人便是。

严 前蒙軍師救助，小生刻骨銘心，永世難忘，請受小生一拜。

龙 (急忙离座)豈敢豈敢！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何必行此大礼。

(正說話間，小卒匆忙上，手捧一信。)

卒 啓稟大帥，共产党陣內着人送来战書一件。

譚 煩請龙軍師代閱。

龙 (龙拆信，面色大變)回大帥，上書“这是为什么”五个大字，請大帥过目。

譚 (看書后，怒撕)啊呀呀，气死我了！待本帥亲筆复他，这是为了要他下台。

龙 大帥差矣。自古道“師出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山人在共产党內混过八年，对于此道略知一二，如果直截了当要他下台，豈不使他們睡着的人，也惊醒过来了。

譚 軍師之意如何？

龙 (詭譎地笑了一下)何不說是“为了反三害”，也可迷惑一部分群众呢？

譚 妙計！本帥有了軍師，如魚得水，待本帥亲自修書射去，約期大战。

龙 大帥，依山人之見，敌我力量悬殊，未可輕敌，何不从上而下地进行理論斗争？

譚 軍師固然多才，总不脫迂腐之見，良机难得，就是卖掉棉被也要决一雌雄，为何如此胆怯？

(譚作写信，射箭狀)

龙 大帥，既已如此，不可不事先布置一下。

譚 軍師言之有理。众將官，撤宴听命。

众 有。

譚 張將軍听令。

張 有。

譚 着你帶領崔、叶兩位將軍，守住“廣場”陣地，堅持出版，不得有誤。

張 得令。

（張、崔、叶三人下）

譚 刘將軍听令。

刘 有。

譚 着你偕同沈、楊兩位將軍至天津各地放空气、游說，收罗渣滓，互相呼应，纏得他天下大乱，不得有誤。

刘 得令。

（刘、沈、楊三人下）

譚 严將軍听令。

严 有。

譚 着你速去調动另外二支大軍，来援助本軍。

严 得令。

（严下。）

譚 其余諸將，磨拳擦掌，咬牙切齿，跟随本帅血战一場！

众 得令。

（幕急下，复啓，时隔一月矣。）

（譚等已焦头爛額，狼狽不堪，幕后时有战鼓声傳來。）

譚 誰知敌人如此强大，我軍被圍迄今一月有余。

龙 大帅不听山人之言，輕举妄动，故有此敗，悔之晚矣！

（張、叶兩人狼狽上）

譚 （急問）兩位將軍，“廣場”怎样了？

張 一言难尽，我們正拉攏一批糊塗虫守住“廣場”，忽然来了个

什么“旧開館主”，好不厉害，揭了我們的底，又逢到工人大軍迎头痛击，所以“广场”失守了。

譚 崔將軍何在？

叶 崔將軍起先英勇頑抗，以后失蹤了。听說已投降过去，不知是真是假，难以辨別。

譚 这便如何是好？

龙 大帅不要惊慌，胜败乃兵家常事，何足挂齿！

（刘、沈、楊狼狽上）

譚 （急問）三位將軍，天津局面可曾打开？

刘 他們自身难保，剛到那里，就被人赶了出来，我們虽然使尽了鷄鳴狗盜伎倆，总無成就。

譚 啊呀，本帅的希望只在另外二支大軍身上了。

（严急上）

譚 严將軍，你可来了，急死本帅也！二支大軍何日可到？

严 大帅，毫無希望。第二支大軍虽都是些受过委曲的人，但都深明大义，他們按兵不动，反把我臭罵了一頓。

譚 那么第三支大軍呢？他們是些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魔鬼，总不会动摇吧？

严 噯，他們剛想蠢动，誰知作事不机灵，沒几天就被生擒去了。一些漏網的，也在被搜捕之中，很难幫我們了。

譚 喜翎仙姑怎么不来救救本帅？

王 她嗎？她所有的法宝都破产了，自己躲在山洞里“考虑”問題，哪有力量来救我們！

譚 啊呀！（暈倒）

众 （乱成一团）大帅醒来。

譚 （苏醒过来）天亡我也！

龙 大帅切勿泄气，我們还有这些坚持不渝的好兄弟，何患不成

大事，且容从長計議。

（时幕內喊声不絕：“坚决回击右派分子、“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譚某快快繳械投降，”还夾杂着战鼓咚咚不休，台上諸人战栗不已。）

（小卒上）

卒 报。

譚 何事惊慌。

卒 北大八千同学攻打甚急；后面尚有六亿人民，眼看最后陣地也守不住了。

譚 （显焦急貌，但强作鎮靜）本帅微笑战斗，也將微笑倒下去，再探。

（小卒下）

譚 軍师，如今事已危急，有何妙策退敌？

龙 （計穷力竭）待山人思慮一番。

譚 陈將軍何在？

龙 早已溜到东北去了。

譚 （嘆了一口气）唉，都是些沒有經過考驗的家伙。

（时張不忠光头袒胸，手执板斧，狼狽上場。）

張 拜見大帅。

譚 （惊惶万狀）張將軍，何故如此？

張 小將不才，未能守住陣地，罪該万死，眼看大事已去，小將只得急流勇退，乞大帅放归田里，暫時隱蔽，来日方長，待張某招兵买馬，伺机再起。

楊 （也走上場）小將也願隨張將軍暫時退隱。

譚 啊呀，这使不得。众位將軍都散了，叫本帅如何是好？

龙 山人有一妙計献上，不知意下如何？

譚 （如获至宝，急切地）軍师有何妙計，快快說与本帅知道！

龙 如今大事已去，不如以退为进，一面假作投降，检讨一番，蒙混过关；一面让张、杨诸将军乔装改扮，偷出重围，等候良机，这岂不保存了实力，又解决了目前的危局！

谭、张、杨等 军师妙计，果然是伯恩斯坦真人的高徒。

龙 岂敢，仅承吾师衣钵。

（忽然闻一声大喊，惊天动地，战鼓越来越紧，谭等诸人惊慌失措，四处乱撞，除谭一人在阵外，余皆作鸟兽散。幕后高呼：“坚决击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谭 军师何在？诸位将军何在？啊呀，都逃跑了，只留下本帅一人在此，如何是好？

（在台上兜急急风，拔剑而舞）

目无人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遇“白痴”，
人不痴兮可奈何？
翎兮翎兮奈若何？

（舞剑停）唉，想我谭某狂妄一世，企图趁此机会，大肆攻击共产党，捞他一把。谁知时运不利，竟落的如此惨败，图不上“流芳百世”，弄得“遗臭万年”。也罢！待我右手高掣白色的剑，左手高举红色的火焰，作一次最后的战斗。实在走头无路，只得杀他几个人，烧掉几所居屋，发泄我心头之恨，然后再自刎不迟。

（谭高举白色的剑，杀气腾腾，准备最后决斗，幕急落。但幕后战鼓及群众呼声响彻云霄，连续不断。）

（全剧终）

（选自北京大学《红楼》）

沒落的晚筵

山 竹

時間：公元一九五七年六月某日傍晚

地點：北京西郊海淀某飯館

人物：

詩人——歪戴“桂冠”。多愁善感。

軍師——光头矮小。陰險、善變。

主帥——長髮垂耳，戴黑邊眼鏡。狂妄、暴燥。

副帥——三角形的灰白的臉。胡風的崇拜者。

走卒若干人

（昏沉沉的夕陽

懶洋洋地垂挂西天。

暗黃的陽光

照在飯館的窗前。

“才子軍”開完了秘密會議，

零落地來到這裡，

舉行沒落的晚筵。

（詩人本來是一臉愁云

凝視着昏暗的夕照

更覺得無限傷心）

詩人 這寥落的光景

使我想起了李商隱，

唉！唉！現在真是：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軍師正在大嚼一塊牛筋

熱騰騰的汗珠冒出光頂。

一聽見詩人的哀嘆，

細細的雙眉立刻鎖緊)

軍師 前途漫長而多險，

要勝利還要許多光陰，

兄弟們应当且戰且退，

你怎能帶頭無病呻吟

豈不聞‘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副帥多喝了几杯白酒

灰白的臉現出了紅暈)

副帥 干我們的政治

本是骯髒的事情

要熟練地掌握

先師傅授的

‘橡皮包着的鋼絲鞭’

而現在，尤其要記住先師的

教誨：

‘在忍受中求得重生’。

(主帥端正了眼鏡

裝出微笑，強作鎮定)

主帥 對！我們要善于微笑，

在痛苦里爭取再生，

就是微笑地倒下
也留下个千古奇名
即使日后愚蠢的人们
谈起我就嘔吐半天，
我在泉下，也深感光荣。

副帅 天才！天才！至理名言！
这人世对我没有爱，
我也从未爱过任何人，
中晚兄早已说过：
‘我恨一切人’

（倾听着这一切的走卒
都显露出绝望的表情，
有的裂嘴狞笑，
有的垂头无言，
有的歪着脸苦笑，
有的眼眶里泪水盈盈。

（军师一看着了急。
忙向诗人发出命令）

军师 时代的诗人，
这样的时刻
需要你激动人心的琴声。

（诗人摸了一下“桂冠”
且喜还歪戴在额顶，

立刻喝一口肉湯潤潤歌喉，
彈响了沉重的琴弦。)

詩人 是时候了
年青人
放开嗓子唱！

(走卒們依然是失魄喪神，
琴聲倒像幽靈在嗚咽……)

詩人 頹然扔下了琴，
泪珠像兩串珍珠，
挂到了胸前。)

詩人 唉！完了！今天以後——
不會有誰叨念起我的姓名
不會有誰哀悼這早夭的聲音。

(“什麼！”主帥惡狠狠瞪大了眼睛)

詩人 那時，你們是否會知道
在牢房陰暗的柵欄里，
徘徊着一顆久久叨念你們的心。

(“砰！砰！”
主帥猛然一拍桌子
震潑了一碗湯羹，
肉湯踐了軍師滿臉，
他還是連呼：“安靜！安靜！”)

軍師 主帥暫息雷霆，
詩人更不該喪失信心，

我們並沒有……失敗
只是暫時改變一下方式
‘化整為零’。

副帥 兄弟們，現在是嚴酷的日子。
對我們是一次考驗
無論裝死、假檢討、哭泣、逃避……
都行！都行！
混過去，
是唯一的事情。

（主帥跳到了凳子上面，用筷子直指着茫然的詩人。）

主帥 白痴！無聊的文人，再不許你
彈這倒霉的破琴，
你可知道
老子背後有百萬大軍，
滾回去！
誰敢泄露一絲內幕，
老子這白色的劍
（他舞了一下筷子）
就要誰的狗命！

（詩人、走卒們臉都吓白了，“是！是！”諾諾連聲
……）

夕陽消失在西山
暮色沉沉，
晚歸的鴉群“咕！咕”地叫，

才子們一个一个
东張西望地
溜进了校园。

(柏树上巨大的喇叭播送着正义的吼声，
“不徹底击潰右派决不收兵!”)

(选自北京大学《紅樓》反右派斗争特刊第二号)

剝 皮 刀

- 甲 哎，——說正經的，你对咱們学校批判右派分子錢偉長有何意見？
- 乙 依我之見：現在是抓住小辮断章取义，方式粗暴，無情打击。你想，像錢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中国能有几个？打着灯籠都找不着。別說力学先生是呱呱叫，就是一十八般學問，哪門不知，哪門不曉？
- 甲 听你对錢右派这么爱护和崇拜；我到有几个問題要領教。
- 乙 請講。
- 甲 听說錢右派对自动化是外行，但居然向錢学森先生借兩本淺近之書，就要領導自动化小組，这算哪門學問？
- 乙 这叫做“唬人学”。
- 甲 听說錢右派写过一本建筑史，里面有許多使学建筑的人發笑的地方，这算哪門學問？
- 乙 这叫“不懂裝懂学”。
- 甲 听說在机械方面錢右派說压延齿輪后可得一級精度，这算哪門學問？

乙 这叫“不通工艺学”。

甲 听说钱右派最近本行著作“弹性力学”中，有些内容是一本书上抄来的，原文有誤也抄下来了，这算哪門学問？

乙 这叫“照抄不誤学”。

甲 听老兄之言，钱右派可謂博学。方才所談各种学問，兄弟是首次听到，是否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新产品？

乙 这些学問古已有之，不过钱先生加以發展，融会貫通，綜合运用，集精华于一身，当以钱先生执牛耳。

甲 这么一說，钱右派真可謂博学多才！

乙 真可謂大科学家！

甲 好一个大伪万能科学家！

乙 因此我們應該多尊敬，多保护，少斗争，少打击。

甲 老兄之言，不敢同意。钱氏右派，一張画皮。打击別人，抬高自己。不懂装懂，到处吹嘘。煽动青年，群众蒙蔽。六月會議，甚是机密。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兩次檢討，內容空虛。企圖如何，必須追底。夺取领导，旧制复辟。保护尊重，是何用意！請問老兄，可該打击？

乙 一句話抬出你这个四言八句。

甲 对你也得奉送几句——

乙 你多包涵。

甲 嗅觉不敏銳，感情不鮮明，思想不清楚，立場不坚定。

乙 言重，言重。

(选自清华大学《新清华》)



2 036 6899 5